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重燃斗志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雷族



族长

松星



副族长

日落



巫医

鹅羽

武士



暴尾　画眉毛
褐斑　斑尾
蝰蛇牙　团毛
麻雀毛　豹足
知更翅



学徒



羽须　玫瑰爪
雪爪　蓝爪
蓟爪　金爪
甜爪　狮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重燃斗志

[英] 艾琳·亨特 / 著
杨冰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 重燃斗志 ：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 ；
杨冰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2
ISBN 978-7-5148-8583-5

Ⅰ. ①猫… Ⅱ. ①艾… ②杨… Ⅲ.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5103 号

CHONGRAN DOUZHI
（猫武士）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刘　颖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25
版次：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2 千字
ISBN 978-7-5148-8583-5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有什么可以带来勇气吗？
勇气来自你的内心。

Do you have anything for bravery? Bravery will come from your heart.

——羽须对蓝爪的答复



第一章　征　兆

叁加森林大会的族猫们回来了。

“怎么样？”雪爪围在疲惫地走向学徒巢穴的蓝爪身旁蹦来蹦去。往返四棵树的旅程让蓝爪四肢发软，武士们跑得太快了，完全没有考虑到她的小个子。她不得不爬上倒在地上的大树，穿过那些武士们只需一步就能跨过的沟壑（hè）。抵达目的地时，她已觉得筋疲力尽。

“都有谁在那里呀？”

“我不知道！”蓝爪怒声说，“有很多只猫。”她不愿承认自己由于时刻紧跟着月花，几乎没有去看别的族群。甚至当石皮把她介绍给河族猫时，她都那么结结巴巴，现在想起来简直羞愧难当。

森林大会的场面非常宏大，也很嘈杂，各种奇怪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四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说话声，太多双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她。她连四棵树的模样都记不住了，看到的只有自己身旁那些挤挤撞撞的猫，各种体形，各种颜色。还有一块巨石，比高岩还要大，族长们站在那里讲话，可是四周都是猫，想要听清楚他们的话几乎不可能。

“松星提到盗窃的事了吗？风族有什么反应？”雪爪还在她面前上蹿下跳。

蓝爪疲惫不堪地盯着姐姐，此刻她只想蜷在窝里睡上一觉。“是的，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没看到风族有什么反应，因为我不知道哪些是风族猫！”她厉声说道，“这下你满意了吧？”

雪爪狐疑地凝视着她，眼神暗淡下来：“你一点儿都不高兴吗？”

蓝爪叹了口气。

“两天前，我还是只幼崽。要不是松星忽然决定让我们成为学徒，或许我依然是只幼崽。”她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某个模糊的絮语声在她脑海中响起，“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即使是大白天，我恐怕也无法从四棵树找到回来的路。”她注意到，一直望着她的雪爪此时已满脸惊愕。

蓝爪感到很内疚——能被带去参加森林大会本该是一种荣誉，她不该抱怨。

“如果你也去的话，就会有趣多了。”她对雪爪说，“问问麻雀毛，你能否参加下次的森林大会。”蓝爪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她从姐姐跟前走开，钻过香薇丛，进入巢穴，然后在窝里伏下，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觉得身下的苔藓格外柔软。

嘎吱声吵醒了蓝爪，她睁开眼，发现是雪爪正在窝里挪动。

“怎么了?”蓝爪打着哈欠问道。

“继续睡吧。”雪爪小声说，“麻雀毛要带我去狩猎，让我练习潜行技巧。石皮说你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蓝爪的内心很矛盾。她也想去狩猎，可尽管睡了一阵，眼皮依然很沉，于是重新闭上眼睛。雪爪悄悄地爬出巢穴。

等她再次睁开双眼时，巢穴里更加明亮了，阳光透过香薇屏障，送进一缕绿光。一阵风吹动着叶子，蓝爪舒展着四肢，钻出巢穴，立即感到耳朵和胡须被风吹向后边。空地上的落叶不断地飘移、翻滚，最后在荆棘屏障旁堆积下来。厚厚的云朵遮蔽了天空。

蓝爪打了个寒战，走向新鲜猎物堆。她抓的那只松鼠不见了。能帮助哺育她的族群，让她心中升起一股暖暖的满足感。

石皮、羽须和鹅羽一起躲在荨麻丛旁避风。

“吃东西前我要去狩猎吗?”蓝爪大声问石皮。

他摇摇头：“昨晚过后，你一定很饿了。吃些东西，然后清理育婴室。”

蓝爪点点头，从猎物堆中叼起一只田鼠，朝长满苔藓的树桩走去。她没有看到豹爪或斑点爪，他们一定外出训练了。一想到要整理幼崽们那难闻的窝铺，她不由得皱了皱鼻子。但她立刻抛开这种想法，决定先好好享用食物。

当她吞下最后一口食物时，羽须朝她走了过来。“我在巫医巢穴的空地上堆了些新鲜苔藓。”他告诉蓝爪，随后嗅了嗅空气，“要下雨了，我趁它们还干燥时收起了一些。如果你需要填充育婴室里的窝，千万别客气。”

“谢谢。”蓝爪用湿乎乎的脚掌抹过口鼻，然后站起来，“我会先清除旧

苔藓，然后再来拿。”

“别担心。”羽须说，“我会带过来的。”

蓝爪感激地点点头，朝育婴室走去。自从搬进学徒巢穴，她还没有回到过这里。再次从入口挤进去时，她感觉一切既熟悉又陌生。

纹尾正和小狮、小金一起蜷伏在窝里，小口小口地喂他们老鼠肉。

“真难嚼。”小金抱怨道。

“我来吃你那块吧。”小狮提议道。

“你吃得够多了。”纹尾赶忙制止，“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食物，可以自己






到新鲜猎物堆去拿。”

“真的吗？”小狮的耳朵立了起来，“我可以随便选择任何猎物吗？”

“是的。”纹尾回答，“但不能太大。”

“我和他一起去。”小蓟提出了建议。

“好主意。”罂粟曙将小甜从怀里推开。幼小的白色母猫张开嘴巴，不悦地睁大眼睛，但罂粟曙立刻让她安静下来，“你也到外面去玩玩吧。”

“来吧！”小蓟催促道，“很有趣的！还有你，小玫。”

小玫正在巢穴边，仰躺着玩一个苔藓球。她一会儿把小球抛起，一会儿又将它抓住。“可外边很冷，风很大。”她喃喃说道，“羽须送老鼠来时说过，要下雨了。”

“那就更应该在那之前进行一些锻炼。”罂粟曙建议道。

蓝爪哼了一声，好让他们知道她进来了。

“你好，蓝爪！”罂粟曙发出咕噜声，“我没看到你走进来。听说你昨天抓到了一只大猎物，野草须一定很高兴能吃上一顿大餐。”

“我只是幸运罢了。”蓝爪尽量谦虚地回答。

“我想那不仅仅是运气而已。”罂粟曙说。

蓝爪耸耸肩，暗自得意于大家都已经听说了松鼠的事：“我是来清理巢穴的。”

“这里！”纹尾边说边用尾巴将小狮和小金扫出窝，“你们都该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蓝爪需要你们腾出地方。”

小玫不再玩弄苔藓球，而是坐直了身子：“那要是下雨怎么办？”

“外边太冷了。”小金哀叹着。

“没关系，你们在旁边我也可以工作。”蓝爪说。

“不，”罂粟曙坚定地说，“真正的武士不会因为天气不好就躲着不出去。”

“说得很对。”小蓟表示赞同，“你们都来吧。”他围着巢穴转了一圈，把每只幼崽都推向入口，“我可以保证，风不会把你们吹跑的。”

当其他幼崽抱怨着往巢穴外走时，小狮已经在外边了。

罂粟曙仰面躺下，伸展四肢。“你参加了森林大会，一定累了。”她打了个哈欠。






“感觉如何?”纹尾问道。

蓝爪不敢回答说一切都是在模糊中消逝的。“很棒。”她开始把旧的黑莓藤和茎条从纹尾的窝边上抽出。

纹尾爬了出来:“松星对风族偷窃的事说了些什么吗?”

蓝爪顿感紧张,她真的记不起来了!

要是羽须在,告诉她们要下雨的同时,把森林大会上的事也告诉她们,该多好啊!

就在此时,一个身影从黑莓入口闪进来。羽须带着两捆苔藓走了进来,他把苔藓放在脚边,告诉猫后们:“松星告诉各个族群,有证据显示在我们领地内发生了盗猎,并警告说我们将不仅仅用尖锐的话语来对待入侵者。”

谢谢你,星族!蓝爪觉得自己的武士祖先们一定是在眷(juàn)顾她。

“他提到风族了吗?”罂粟曙很想知道。

“没有明说,但他说这话时一直盯着石楠星。”羽须回答。

闪念间,蓝爪突然回想起了风族族长。

石楠星和其他族群的族长们一起坐在大岩石上,即便是在银色月光的沐浴下,她那粉色和灰色相间的毛发还是竖了起来,一双蓝眼睛里喷着火焰,迎视着松星的目光。

“我敢打赌,石楠星不喜欢那样。”纹尾发表了意见。

“她没有回答。”羽须低沉地说。

“希望松星的话足以对他们起到警示作用。”罂粟曙叹了口气,“一场如此接近秃叶季的战争,对任何猫都没有好处。我们要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积攒力量。”

纹尾点点头:“我们要集中精力战胜饥饿,尤其是当育婴室里有这么多只幼崽需要哺育的时候。”

蓝爪停下工作,抬起头来:“你们觉得,真的是风族在偷窃我们的猎物吗?”

“他们原来就这样做过。”罂粟曙说。

羽须用口鼻把苔藓展平:“真希望他们不要再这样做了。”

“蓝爪!蓝爪!”雪爪的声音从外边的空地上传来,听上去有些激动。

蓝爪看了羽须一眼，不知道如果自己离开一会儿，他是否会介意。

“去吧。”他说，“这里由我来处理。”

蓝爪转身溜出巢穴，快得像只老鼠。

雪爪正自豪地坐在新鲜猎物堆旁，微风吹拂着她的长毛，一只田鼠躺在她跟前。“我的第一只猎物！”她冲着奔向她的蓝爪喊道。

蓝爪嗅了嗅田鼠。猎物闻起来新鲜、温暖，让她直流口水：“我的最爱！”

鹅羽本来正蹲伏在荨麻丛旁边，这时他站起身走过去。“你们俩都是优秀的猎手。”他赞许地说。可当他低头去欣赏那只田鼠时，顿时僵住了，然后尾毛奓（zhà）开，眼睛瞪得像只猫头鹰。

“星族啊，快救救我们！”他号叫起来。

蓝爪盯着田鼠。它有什么不对吗？

鹅羽不住地发抖。

“这是个征兆！”他的哀号声在营地里回荡，“这预示着我们所有的猫都将毁灭！”





第二章　勇气源于内心

“出什么事了?”松星立即来到巫医身旁，日落紧随其后。蝰蛇牙和暴尾正在高岩下分享一只画眉，听到声音他们俩也扭过大脑袋，盯住鹅羽。纹尾从育婴室里钻了出来，她那焦急的目光在空地上扫视，直到发现她的孩子们，才舒了一口气。小蓟正带着同巢伙伴们一起冲向新鲜猎物堆。绒毛和知更翅也从武士巢穴里钻出来，身后紧跟着石皮和斑尾。

“看看这只田鼠的毛。”鹅羽喘着粗气，目光紧锁在那只小猎物身上。

蓝爪忽然被族猫们挤出了猫圈，只能从他们的腿脚间和肚子下去打量田鼠。鹅羽用一只脚掌拂过它的侧腹。

“看哪，”巫医嘶鸣道，“看这里的毛是如何分开的。”他伸出一只爪子指了指，田鼠的肩部和腹部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割线。线的一边，皮毛朝耳朵的方向竖立着，可另一边的毛却光滑地朝尾巴的方向铺展。“看到这里的毛发是怎样伏倒的了吗?”鹅羽顿了顿，环顾着周围的观众。

蝰蛇牙和暴尾凑上前。

“我看不到!”小蓟在纹尾的身后上蹿下跳。

“别闹了!”纹尾用尾巴将他扫向后边，命令道。

“可这意味着什么呢?”松星问。

“它就像一片被风吹倒的森林。”鹅羽咆哮起来，“我们将被风族征服。”

纹尾抽身后退，用尾巴裹住小狮和小金，但小狮却挣脱出来，大胆地走向田鼠：“一只不会讲话的新鲜猎物，怎么会告诉你那么多东西呢?”

“是啊。”小耳也向前探身，“你怎么能确定呢?”

“他是巫医!”蝰蛇牙厉声呵斥道，“他能和星族交流!”

“盗窃猎物只不过是一个开始。”鹅羽继续说，“这个征兆是来自星族的警告，风族将像一场暴风雨那样肆虐森林。他们会毁灭我们，撕碎我们的巢穴，将雷族营地夷为平地。我们将像牧场上的小草那样被他们踩在脚下。”

蓝爪身旁的月花开口了。“这不可能！”她说。

尽管她的语气里充满了轻蔑，可蓝爪仍能感觉到母亲在颤抖。环顾空地，她看到一些族猫正疑惑地交换着眼神，身后传来了捷风的低语：“我们不必把这看得太严重，对吧？”

为什么不？难道鹅羽原来出过错吗？蓝爪感到很好奇。

鹅羽低下头：“星族已经说过了。”

松星盯着那只田鼠。“什么时候？”他急切地问。

鹅羽眨眨眼：“我说不准。可现在征兆已经传来，这就是星族想让我们有时间准备。”

“那我们就必须好好准备！”暴尾抽动着尾巴吼道。

“没时间了！”麻雀毛冲上前，用一只爪子钩起田鼠，让所有族猫都能看到，“我们必须首先发起攻击！”

蝰蛇牙和暴尾赞同地呼喊起来。

斑尾用脚爪抓挠着地面：“风族并不清楚我们已经收到警告。我们占有优势，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

松星从麻雀毛的脚掌上接过田鼠，将它四脚朝天地放在地上。“马上就要进入寒冷的季节了。”他缓缓地说，“我们还有幼崽们需要抚养。”他环顾着自己的族群，“我们真的能在本该积蓄族群力量度过秃叶季的时候，冒险发起战争，承受伤痛吗？”

“那我们就能冒险不发动战争吗？”麻雀毛嘶吼起来，“星族已经警告我们了，要是不采取行动，或许连族群都将不存在，更别说什么积蓄力量了！”

知更翅迈步向前，棕色的毛竖立着：“我们真的要仅仅为了一些残留的气息和一些伏倒的毛，就发起进攻吗？”

一些族猫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画眉毛压低声音说：“你不能这样无礼地对待巫医！”

蓝爪瞥了他一眼，不确信他是否不想让别的猫听见他的话。

松星看着田鼠，然后望向鹅羽。“你确信吗？”他问。

鹅羽迎上他的目光：“你过去在任何新鲜猎物上看到过这样的记号吗？”

蝰蛇牙的尾巴在颤动。“你是在怀疑鹅羽，还是在怀疑星族？”他质问道。

“如果我们连星族都无法相信，就会陷入彻底的迷茫。”斑尾喃喃低语道。

蓝爪看到松星痛苦得目光暗淡下来。忽然间，她理解了松星做出这一决定的痛苦。攻击风族，意味着他的族群将承担死亡和伤痛的风险。但如果耽搁下来，则又有被毁灭的可能。而这一切都依赖于那只死田鼠传递的信息，以及他对鹅羽的信赖程度。

暴尾开始踱（duó）步：“你还在犹豫什么？做出这个决断很容易！你是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做选择！”

日落走到族长跟前：“可谁知道怎样的行动会导致毁灭，怎样的又会带来生存呢？”

“我想星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麻雀毛吼道。






蓝爪注意到，松星投向族群的目光中闪烁着不安的神情。蝰蛇牙和暴尾从一开始就希望战斗，现在他们有了星族的支持，松星该如何拒绝？要是他真的拒绝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得不到武士的尊重，他该怎样领导雷族？

松星低下头来："我们在黎明到来时攻击风族。"

族长附近的武士们发出赞同的低语，而空地边缘的长老和猫后们则在悄悄地交头接耳。

纹尾失望地盯着田鼠，将小金紧紧揽在怀中。"没事的。"她一边低语，一边将口鼻贴向女儿柔软的小脑袋，"待在育婴室里会很安全。"她移开目光，与小耳对视一眼，一种恐惧感忽然在他们之间迸发。蓝爪不禁竖起毛发。

她身旁的月花也很紧张："所有学徒都必须参加战斗吗？"

蓝爪心跳加速。这会成为她的第一场战斗吗？

"面对这么大的危险，所有学徒都必须战斗！"蝰蛇牙说。

松星转向知更翅："豹爪已经可以应对战斗了吗？"

知更翅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那她也将成为战斗队伍中的一员。"松星的目光转向绒毛，"你带着斑点爪，与风飞、褐斑一起留在后方守护营地，以防风族反扑。"

"可我希望——"斑点爪刚要表示反对，就被绒毛打断。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生命来保卫营地。"

"那雪爪和蓝爪呢？"月花声音颤抖地问。

松星眨眨眼。"我永远也不会让刚接受这么点儿训练的学徒投入战斗的。"他向月花保证。

"我希望参加战斗！"雪爪从猫群中挤了出来，扇动着耳朵说道。

"不，雪爪。"松星摇摇头，"你不能参加战斗，但你可以感受战斗的气氛。"

雪爪眼睛一亮。

蓝爪感到母亲的身子都僵硬了。雷族族长继续解释："你和蓝爪将加入后卫小组，但不参加战斗。你们只需要在安全的地方等候，准备好传递信息或是帮助伤员。"

"就这些吗？"雪爪的尾巴垂了下来。




“这就足够了。”蓝爪走到姐姐身边，“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她向松星保证，“哪怕我们不能参加战斗。”

当赞同声在族群中响起时，雪爪压低声音悄悄说道：“真希望我没抓到过那只该死的田鼠。”

“要是星族打算传递某种征兆，他们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蓝爪推断道。

“你觉得鹅羽是对的吗？”雪爪低声问。

蓝爪耸耸肩：“他是巫医。”

“简直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信息竟然通过那么小的一块皮毛来传递。”雪爪摇着头，“不过鹅羽那么聪明，一定能看得出来。”

鹅羽叼起田鼠，带着它穿过香薇通道。蓝爪看着鹅羽消失在树影中，风吹动她的毛发，让她浑身一颤。为了我们大家，希望鹅羽的判断是对的。

大风吹过营地，一切随之倾倒。黄昏巡逻队照常出发，正如下午来来去去、补充新鲜猎物堆的狩猎队一样，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一种严肃的宁静却笼罩着整个营地。

蓝爪在育婴室旁清理自己的脚掌。她感到四肢酸痛，因为她一下午都在帮助知更翅和石皮加固墙面，将更多的黑莓藤编入纠缠的茎秆和枝条间。

她望向天空。为什么没有下雨呢？云朵灰得像松鼠毛一样，可似乎就是不愿意从天上落下来。

不过羽须断言会下雨，蓝爪由衷地相信这名巫医学徒的话。他忙了一整个下午，在营地进进出出，每次回来都带着一捆新的药草。现在，他正穿过营地，微光中，他的一身银毛显得十分光滑。

蓝爪急忙迎上前去，在香薇通道旁追上他：“怎么没下雨呢？”

他放下药草，用明亮的琥珀色眼睛盯着她：“时候到了，就会来临。”

“在战斗之前吗？”

“我不知道。”他弯下腰，准备重新叼起药草。

“这是做什么用的？”他的冷静表现再次让蓝爪安心，但她不愿让他离开。

“它们会给我们的武士带来力量。”羽须说，“每只猫都会在战斗前吃上

一点儿。”

“有什么可以带来勇气吗？”

羽须用尾巴拂过她的脊背。“勇气来自你的内心。”他说，“你生来就是一名武士，星族将与你同在。”

他说得对！我会很勇敢的。

“你吃了吗？”羽须问。空地上，族猫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进食和交谈。

“我不饿。”蓝爪回答。

“还是得吃一点儿。”羽须建议道，“你的族群需要你变得强壮。”

“好吧。”蓝爪点点头，转身朝新鲜猎物堆走去。她挑选了一只麻雀，然后叼着它，朝坐在长满苔藓的树桩旁的同巢伙伴们走去。

豹爪和斑点爪正在埋头大吃。雪爪面无表情地盯着一只刚被捕获的老鼠，它的身子还很柔软，散发着香味。

“你不饿吗？”蓝爪问。

“不是很饿。”雪爪抬起头，想尽可能显得有精神，但她显然没有做到。

“我也不饿。”蓝爪把麻雀扔在地上，坐了下来，“但羽须说为了族群我们得变得强壮。”

身后巢穴里的香薇在风中嗖嗖作响。

豹爪抬起头来，她的嘴里塞得满满的。“我不明白你们在担心什么。”她嘟囔着，“你们甚至不需要参加战斗。”

蓝爪睁大双眼盯着她：“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了解每一个格斗动作，”这名黑毛学徒开始夸耀起来，“没有哪只风族猫能战胜我。”

斑点爪看上去却没那么自信。“我每天都在练习攻击动作。”他说，“我只希望同时也能记得我的防守动作。”

“你会记得的。”豹爪宽慰他道，“而且，我们不会让风族把战火蔓延到这里来的，你要面临的最大麻烦就是让小蓟保持安静。”她咕噜道，“那或许需要借助一两个格斗动作才能实现。”

蓝爪忽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格斗动作根本就一无所知。或许为了以防万一，她应该学习一个。她看到暴尾正在空地远端，向斑尾演示如何

打滚，然后跳起来，张开前爪发起凶狠的攻击。

“记住。”暴尾对斑尾说，“在跃起之前，爪子都得藏着。”

斑尾再次尝试这个动作，然后满意地坐直身子。

“很好。”暴尾点点头，“但你还得更快。我们比风族猫更重，而他们十分敏捷，我们的任何迟缓动作都会被他们利用。”

为了以防万一，我可以请暴尾教我一些格斗动作。

可那名蓝灰毛武士看上去正忙于指导一名真正的武士。蓝爪叹了口气，用鼻子碰了碰她的麻雀，然后咬了一口，可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咽得下去。

“你难道不饿吗？”

松星的声音吓了她一跳。

他站在树桩上，看着学徒们：“今晚你们都好好吃一顿，这意味着明天能好好地打一仗。”





蓝爪垂下头。怎样的武士才会在战斗前夜吓得连东西也吃不下呢？

松星的眼睛在微弱的光线中闪烁着。"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次战斗。"他说，"甜蔷薇坚持让我吃掉一只地鼠，可等她一转身，我就把它藏了起来，然后对她说那东西的味道好极了。"

"真的吗？"蓝爪更惊讶了。雷族族长也曾经害怕得必须对他的母亲撒谎。

"真的。"他说，"当然，她并没有相信我。所有猫在第一次参加战斗前都会害怕。"

"那是不是说，我们不必非吃不可？"蓝爪充满希冀地问。

"如果不想吃，那就别吃了。"松星一甩尾巴，"紧张是一种本能，只有鼠脑子的家伙才会毫无畏怯地冲进战场。"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瞟着蝰蛇牙吗？"但要记住：你们是雷族猫，生来就是武士，相信你们的本能。与我们战斗的将是族群猫，而不是独行猫或者泼皮猫。他们不会伤害你们这样年轻的猫的。"

雪爪站起来，抖散身上的毛："我们不需要特殊待遇。"

松星抽抽胡须。"你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特殊的对待。"他对雪爪说，"我需要你们俩保持警惕，一旦接到命令，就要做好该做的事情。生命或许就在于你们行动的快慢。"

蓝爪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但是，"松星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会竭尽全力，星族会指引你们前进的脚步。"他扫视了豹爪和斑点爪一眼，"指引你们大家前进的脚步。"

不等他们回应，松星便大步离开，在纹尾身旁停了下来。这只苍白的虎斑猫和罂粟曙一起蜷伏在育婴室外边。她们的孩子正在周围打闹，似乎只有这些最小的族群成员，才能够不把即将到来的战斗放在心上。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的吵闹声显得比平时更大了。

"要是我明天参加战斗，"小蓟宣告道，"我会像这样抓住一名风族武士。"他抓起正在吃的地鼠，"然后撕碎它。"他把吃了一半的新鲜猎物抛在地上，然后亮出爪子扑上去。

"不要玩你的食物。"罂粟曙训斥道，"这样做是无礼的，那只地鼠的死换来了我们的活。"




小蓟坐下来，一脸不悦："你就是不愿意让我成为一名武士！你希望我永远是个孩子！"

松星打趣地用脚掌拂过小蓟的耳朵："我怀疑她说不定还真能做到。"

小蓟抬头望着雷族族长："我能参加这次的战斗吗？"

松星摇摇头："我需要你留在这里保卫育婴室。"

小蓟挺起胸膛："有我在，没有哪只风族猫能够侵犯育婴室。"

"我相信你。"松星语气平静地说。

蓝爪注视着他，发现自己最初对他存有的一丝怀疑已经消失。松星站在那里高昂着头，强有力的肩膀挺立着，好像对于战争早已胸有成竹。

她不知道族长已经失去了多少条命，或许正是这个给了他信心。为什么只有族长才有九条命呢？要是星族赐予每只猫九条命，那不是更有用吗？

月花从香薇通道中走了过来，她那黄色的眼睛在灰暗的光线下闪烁着。"你们俩今晚要早点儿睡觉。"她来到蓝爪和雪爪身旁，用口鼻依次轻轻触碰她们。尽管她的语气一如往常，但蓝爪能从她身上嗅出恐惧的气味。"我还没有看过你们的窝呢，它们舒服吗？"

"要是再多点儿苔藓就好了。"雪爪说，"总有香薇支棱出来。"

"我去我那儿给你拿一些过来。"月花快步离开，朝武士巢穴走去。

"你还要吃它吗？"豹爪盯着蓝爪的麻雀。

蓝爪摇摇头，把它扔给了这名黑毛学徒。

"你或许可以把我这份也吃了。"雪爪接着把她的老鼠也抛了过去。

豹爪舔舔嘴唇。"如果你坚持的话。"她说，"我只希望半夜不要被你们肚子的叫唤声给吵醒。"

蓝爪站起来，伸展着四肢。风越来越凛冽，她的皮毛泛起阵阵涟漪。她钻过香薇丛，进入巢穴，踏进自己的窝里，想尽量将香薇拱起，以便抵御寒冷。

雪爪跟了进来："你累了？"

蓝爪摇摇头："我只是不想等到明天，真希望已经是早晨了。"她舔了舔脚掌，上边还残留着育婴室的气味。在那一刻，她忽然希望自己依然和月花、罂粟曙，以及别的幼崽一起安全地待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准备

好成为一名武士，但她立即把这些想法抛开，挺直了肩膀。这时，香薇沙沙作响，月花走进巢穴。她的下巴下面夹着苔藓，嘴里也叼着一些。

她在雪爪和蓝爪的窝里分别放下一半苔藓，然后静静地把它们铺展开，直至两个窝都变得柔软起来。

蓝爪看着她干活，心里感到空荡荡的："月花？"

"怎么了，孩子？"

"你参加过多少次战斗？"

月花想了想："太多了，已经记不清了，但那都是些边界战斗——驱赶入侵者。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要对另一个族群的领地发动攻击的情形。"



“你紧张吗？”

雪爪哼了一声：“她当然不紧张！她是雷族武士。”

月花充满爱意地舔了舔雪爪的耳间：“所有武士在战斗前都会紧张，如果不是为了自己，那就是为了他们的族群和他们的族猫。这会让他们的感觉更加灵敏，爪子更加锋利，并且能够赐予他们对胜利的渴望。”

蓝爪叹了口气，觉得心里的紧张情绪得到了些缓解。毕竟，她不是一只被吓坏的老鼠。忽然，她觉得累了，于是打着哈欠在窝里躺下来，“谢谢你带来的苔藓，月花。”

雪爪则在自己的窝里转圈：“真是太柔软了。”

“这会让你们感到温暖的。”月花说，“战斗过后，我们会出去搜集更多的苔藓，保证让你们的窝柔软得像羽毛一样。”

蓝爪闭上眼，想象着自己与雪爪和月花并肩走在树林中，没有战争的困扰，没有其他忧虑，只是去寻找最柔软的苔藓。她慢慢地平静下来。

“你们睡觉时，我就躺在你们俩中间。”月花在两个窝之间匍匐下来。蓝爪听到雪爪的呼吸渐渐变缓，而月花则发出轻微的呼噜声。她靠向母亲，感受着她的温暖。月花那柔软的腹毛蹭在她身上，熟悉的气味让她想起了育婴室中的岁月。

蓝爪愉快地进入了梦乡。

半睡半醒间，她觉得月花在动。趁着月色，她看到豹爪和斑点爪已经在各自的窝里睡着了。一定很晚了。

月花站起来。“好好睡吧，小宝贝。”猫后的鼻息吹动着蓝爪的耳毛，“我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随着香薇的晃动，月花离开了。



第三章　初上战场

蓝爪猛地惊醒了。

战斗！

她一跃而起，环顾着巢穴。香薇搭建的壁垒在风中起伏摇曳，就像被无形的脚掌拖拽着似的。黎明还没有到来，但豹爪和斑点爪已经坐在那儿清理自己的皮毛了。

雪爪在窝里伸着懒腰，眼睛在微光中闪亮："出什么事了？"

"麻雀毛让我们到空地上去。"豹爪回答。

风在营地上空呼啸，当蓝爪钻出巢穴时，一阵疾风裹挟着沙砾迎面扑来，她不由得向后一缩。营地周围的树木在暴怒的气流中左右摇晃，头顶乌云袭来，阴沉凶险得像群集的乌鸦。

石皮正在巢穴外等候着，他的毛发很垂顺，眼睛被夹杂着树叶和灰尘的风吹得半眯起来。"不是个战斗的好天气。"

"族猫们！"松星尖锐地呼喊道。他站在空地中央，鹅羽在他身旁，武士们围聚在他周围，不停地抽动尾巴。蝰蛇牙脊背上的毛像一根根利刺似的竖立着。斑尾用爪子抓挠着地面，而麻雀毛和暴尾则站在空地边缘，肌肉在他们宽阔的肩膀上起伏着。

羽须从众猫身边走过，在每只猫跟前放下一小份药草。

那些一定就是可以让身体变得强壮的药草。

育婴室外，月花正和罂粟曙低语着。当小蓟和小狮跌跌撞撞地从黑莓屏障中钻出来时，她俩停止了交谈。两个小家伙把浑身的毛蓬松开来，好让自己看上去体形更大。罂粟曙轻轻地在月花的耳间舔了舔，然后不顾孩子们的抗议，将他们推回了育婴室。

月花的目光如琥珀般闪耀着扫过空地。她的耳朵平贴在头顶，毛发被风吹向一边，蓝爪几乎认不出自己的母亲了。她挺直后背，抬起头，暗自发誓

要像月花那样出色。

羽须在蓝爪跟前放下一些药草："你看上去已经像一名武士了。"

蓝爪惊讶地望着他："真的吗？"

石皮眯缝起双眼："别忘了，一定要远离战场。"

雪爪从学徒巢穴里跑了出来："为了以防万一，你能教我们一个格斗动作吗？"

月花来到她们身边，语气坚定地说："你们不需要的，你们不会参加战斗。"

雪爪的毛发竖立起来，可不等她开口，羽须便将一些药草递给她。"把它们吃了。"他命令道，"它们会给你带来力量。"

蓝爪闻了闻她的药草，不由得皱皱鼻头。

"是苦的。"羽须提醒道，"但苦味一会儿就会消失。"

蓝爪伸出舌头，卷起一些叶片，和雪爪一起吃起来。当那种酸酸的滋味深入她的喉咙时，蓝爪不禁有些作呕，但她闭上双眼，强迫自己咽了下去。

"讨厌！讨厌！讨厌！"雪爪疯狂地绕起圈来，像蛇吐芯子一样伸缩着舌头，蓝爪也睁开了眼睛。

松星的呼喊声让雪爪停止了走动："鹅羽还有更多的事要和大家说。"

月花睁大了眼睛："另一个征兆？"

鹅羽点点头："我在医疗空地上检查了那只田鼠，发现它身体的另一侧残存有猫薄荷的碎片。"

"他能确定，那东西不是从巫医巢穴地面上沾到的吗？"石皮压低声音说，"那里并非一尘不染。"

蓝爪好奇地看着他。难道老师不应该对巫医深信不疑吗？

鹅羽继续解释道："昨天，你们希望得到更多来自星族的指引。现在，你们有了。我们的武士祖先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风族的侵犯。"

"用猫薄荷的碎片？"月花的眼睛都瞪圆了。

"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进他们的营地。"鹅羽宣告道。

"他们的营地？"石皮抽动着耳朵，"你知道那多么危险吗？"

"这是星族的建议，不是我的。"鹅羽反击道，"猫薄荷告诉我，打败风

族的唯一办法就是摧毁他们的医疗补给。”

日落走上前，毛发竖立：“可那会威胁到幼崽和长老。每个族群都依赖于医疗补给，尤其是在秃叶季即将到来的时候。要是我们毁了医疗补给，那就是在袭击武士的同时伤害无辜。”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激愤。

褐斑点了点头：“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将会是怎样的武士啊？”

鹅羽昂起头：“我们将会生存下去。”

松星重重地向前迈上一步：“我也觉得这样做很残酷，但星族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只有尽快对风族的侵犯采取行动，我们才不会被毁灭。如果我们摧毁他们的医疗补给，他们就会被削弱数月。雷族也就安全了。”

“但如果风族因此暴发白咳症怎么办？”羽须不顾一切地提出了意见，“鹰心该如何治疗疾病？幼崽和长老们会毫无抵抗能力的。”

蝰蛇牙尾巴一甩。“那你就要为了救他们，而牺牲我们自己的幼崽和长老吗？”他质问道，“要是我们现在不进攻，雷族就会被毁灭。为了拯救我们自己，难道不值得拿一些风族猫的性命来冒险吗？”

松星叹了口气。“蝰蛇牙说得对。”他说，“如果想要自救，我们就必须遵从星族的建议。”

“那我们就要袭击他们的营地？”石皮怒吼道。

“我们的目标是巫医巢穴，而不是伤害幼崽或长老。”松星眯起眼睛，“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的医疗补给。”

又一阵狂风从溪谷吹下来，呼啸着袭过营地，蓝爪不由得颤抖起来。“你认为天气是某种征兆吗？”她很好奇。

“我想这一天里，我们得到的征兆已经够多了。”月花喃喃说道。忽然，她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孩子们，声音急促地说：“答应我！答应我你们会像松星命令的那样，等候在战场外。等到你们更大更强壮，接受了更多的训练之后，会有机会成为英雄的。”她目光如炬，蓝爪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雪爪？”

雪爪低下头，答应道：“好的。”

蓝爪发现，笼罩在母亲那弓起的肩部的某种紧张氛围顿然消失了。

“不许参加战斗，听到了吗？”暴尾走过来，用尾巴尖掠过蓝爪的耳朵，

“或许，下次可以吧。”

月花用犀利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这将是一场危险的战斗。”她提醒道。

蓝爪的腹部骤然变得寒冷起来。

“我们之前从未袭击过一个族群的营地。”月花继续说道，“我们将在一个对方了如指掌，而我们却一无所知的地方与整个族群作战。”

暴尾推了推她的肩膀。“但我们也会出其不意的。”他说，“而且我们将采取近距离作战方式。”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只要展开近身战，风族敏捷的特性就一无是处了。雷族会在力量上占据优势。”

蓝爪眯缝起眼睛。你可不是这样告诉斑尾的。

月花垂下目光：“希望如此。”

“别担心。”暴尾说，“这是一场我们必胜的战斗。”

“雷族武士们！跟我来！”

松星的咆哮声在树木间回荡，蓝爪的心一沉。雷族族长舞动着尾巴，发出信号：“出发！”

兴奋如闪电般传递开来，突袭小组拥向摇曳的金雀花通道。风嗖嗖地吹过蓝爪的皮毛，她紧张得想吞咽口水，但嘴巴实在太干了。

雪爪和月花跟在他们后边。

“来吧。”石皮推着蓝爪向前走去。

她想最后再看营地一眼，于是一边跟在雪爪身后奔跑，一边回头张望。光线还不太亮，她只能看到小蓟从育婴室里探出脑袋向外张望，然后便消失了。在被拖回到安全的黑莓屏障里时，小蓟眼里饱含着怒意。

野草须和咕哝脚、云雀鸣像猫头鹰一样，蹲坐在倒在地上的大树的银色枝条间，斑点爪、绒毛在阴暗的空地上来回踱步。褐斑和风飞爬上高岩，竖起耳朵，毛发被风吹得泛起涟漪。鹅羽则消失在香薇通道的阴影中。

“鹅羽没有来！”蓝爪喘着气追上雪爪。

“我想他得留在巫医巢穴里，准备照看受伤的猫吧。”雪爪猜测道。

她的话让蓝爪心里一紧。受伤！

“可是，是他告诉我们要去攻击的。”蓝爪坚持说，“难道他不该和我们在一起吗？”

身后的石皮吼了一声：“也许他收到了来自星族某种征兆的警告，让他自己不要受到伤害吧。”

“至少羽须和我们在一起。”月花回头喊道。他们随即冲出通道。

巫医学徒叼着一个叶片包裹跟在他们身后。蓝爪很想知道里边都有什么药草，它们一定药效强劲，因为她能闻到药草浓烈的气味。




“快点儿！”石皮紧追在蓝爪身后。

突袭小组的其他成员已经奔向溪谷谷底。蓝爪心里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担忧。她能在光线黑暗而且岩石间的风又很大时，爬上那陡峭的斜坡吗？她跟着雪爪上了第一块石头，石皮在后边紧贴着她。他不会让她滑倒的。蓝爪伸出爪子，向上攀爬，跟着众猫鱼贯而行，像一个个掠过石头间的黑影。

羽须的药草肯定发挥了作用，蓝爪感到肌肉很有力量。每次的跳跃似乎都能比预期蹦得更远。她的心怦怦直跳，但这是因为兴奋，而非害怕。她能感受到族猫们的期盼——今天雷族会取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她不停地向上爬，随着最后一跃，她来到了溪谷的顶端。但她没有停下来歇口气，而是径直向树林疾驰而去。

蓝爪和族猫们一起在黎明前晨光中的灌木间穿行，树干模模糊糊地显现在她周围。大风呼啸而过，粗壮的枝条都被撼动了，细枝和树叶如雨点儿般落下。此刻，树木显得和小草没什么两样。

蓝爪垂下耳朵，迎接枝条与树叶。她能辨认出前方树木间闪过的斑尾身上的白色斑点，日落的毛发在微光下看起来苍白一片，而蝰蛇牙、松星和暴尾的身影则和阴影混淆在一起，只看得出他们在移动，犹如芦苇丛中的流水。

“前边有溪流。”月花提醒道。

猫群开始减慢速度，聚集起来，然后一只接一只地跳过波光粼粼的水面，继续在树林中奔跑。快要轮到蓝爪时，她紧张起来。

我的腿不够长。她在岸边徘徊着。月花则一跃而过，优雅地落在另一端，然后转身观望。

“水一点儿也不深！”她鼓励着蓝爪，可她的话几乎立即被咆哮的风声给淹没了。

“可水是湿的呀！”蓝爪悲叹道。

雪爪在她身旁也显得非常不安，脚掌在泥泞的岸边滑移。

石皮从后边轻推着蓝爪。“快跳！”他催促道，“你一定能行。”

蓝爪把精力集中在对岸，做了一次深呼吸，绷紧肌肉跳了出去。石皮用他的口鼻帮着推了一下。

蓝爪探出前掌，设法扒住对岸，并爬到月花身边。还好只有尾巴尖浸入了刺骨的水中，突如其来的寒冷让尾尖疼痛起来，蓝爪赶紧抖动尾巴。

对岸的雪爪向后蹲下，睁大眼睛准备跳跃。

“你可以的！”蓝爪朝她呼喊着。

“我来啦！”雪爪蹦了起来，可她的后掌蹬到了松软的落叶，滑了一下，于是优雅的一跃演变成了笨拙的跌落，她的腹部首先落入溪流中。

“老鼠屎！”雪爪挣扎着站起来，水从她的四肢间冲刷而过。接着，她迅速爬上岸。



雪爪晃动着全身，抖落皮毛中冰冷的溪水。蓝爪赶紧闪躲。

“运气真不好。”石皮轻巧地落在她们旁边。

“快点儿！”月花命令道。他们的同伴已经消失在森林里。

只有麻雀毛还在等着他们，他正在前方的灌木丛中张望。“我正说你们去哪里了呢。”麻雀毛对追赶上来的这几只猫说道。看到雪爪湿透的毛发，他摇了摇头。“奔跑会使你暖和起来的。”说完，他再次加快了速度。

蓝爪奋力地喘了口气，随后和大家一起向前冲。至少她没有把皮毛浸湿，可怜的雪爪看起来就像一只溺水的老鼠一样在她身旁跳跃。寒风开始吹干雪爪的毛，可即使奔跑着，这名白毛学徒的牙齿依然没能停止颤抖。

终于，她们发现了前方的族猫。他们减慢速度，排成一列跋（bá）涉前行。树木变得稀疏起来，蓝爪看到，树木那边有一条光滑而宽阔的路在树林中蜿蜒（wān yán），光影在隐隐闪烁。

是河流！

她们赶了上去，跟在队伍的末尾。这条河很大，足有雷族营地那么宽，朝着两头无尽延伸。汹涌的河水翻腾咆哮着，在两岸间激起黑色的漩涡。

月花和雪爪向前走了几步，蓝爪则待在老师的身旁。

“那是河族领地。”石皮朝对岸点点头。

蓝爪嗅了嗅，闻到了在森林大会上见识过的鱼腥臭味，像雾霭一样笼罩着灌木。

“这是他们的气味标记。”石皮低声说，“这边的河岸也是河族领地，不过河水如此寒冷，他们很少会在现在穿越过来。”

穿越？

“他们从水里游过来？”蓝爪听说过河族猫会游水，但她无法想象，会有猫傻到尝试在那条贯穿森林且黑暗无情的河流中游水。

石皮点了点头：“像鱼一样。”

他们怎样避免被水卷走呢？他们一定和獾（huān）一样强壮。蓝爪打了个寒战，朝对岸的树林中窥视。“这是通往风族领地的唯一道路吗？”她低声问道。

“如果我们想要保持隐蔽的话，就得从这里过去。”石皮解释，“要是穿




过四棵树，我们就很容易被发现。”

蓝爪心跳加快。“那要是碰到河族巡逻队怎么办？”她扫视着河流，觉得随时都有可能从黑色的河水中钻出一只猫来。

“不会的，现在还太早。”石皮似乎很自信，但他没有望着她，这让蓝爪怀疑他或许只是想安抚自己。

渐渐地，小路离开了河岸，重新深入森林，蓝爪稍感轻松起来，但这种轻松并没有持续多久。小径变得越来越陡峭，开始向上攀升，灌木丛间岩石突兀，树木依附在斜坡上，它们的根缠绕在石质土壤中。不久后，蓝爪听到了一种比风声更大的轰鸣。她紧张起来：“那是什么？”

“峡谷。”石皮对她说。

响声越来越大，他们所走的路似乎直通那里。

“什么是峡谷？”蓝爪小声问道，其实她心里并不想知道。

“就是河流从荒原落下的地方，它从两座悬崖之间垂直跌落下去。进入风族领地的路就在它旁边。”

她看见前方的树木间出现了一道口子，地面像被劈成了两半，如同一只巨大的爪子在树木中划出一道沟壑（hè）。

松星带领大家沿着峡谷边缘一条危险的小径前行，蓝爪伸出爪子，每一步都抓牢地面。她屏住呼吸，战战兢兢地朝悬崖下望去，一条白色的洪流在下方翻腾激荡。她立刻转开视线，把精神集中在月花那熟悉的皮毛上，跟上她的脚步，努力忘记下边那张着大口的河流。

最后，陡峭的悬崖变成了泥泞的堤岸，河流缓缓地流淌在稀疏的树木和低矮多刺的灌木间，风也变得不疾不徐。雷族猫不再排成一列，而是聚到了一起。他们步伐一致，像是云朵投射到地面上的影子。在他们四周，黎明柔黄的曙光沐浴着旷野，零星点缀着金雀花丛的荒芜山脊在远处耸立着。

蓝爪探测着空气，河族猫的气味已被另一种泥土气息所取代，“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

石皮点点头。“我们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风族领地。”他甩甩尾巴，指向繁密灌木渐渐被石楠取代的地方。地势渐渐升高，成为荒原。

柔软的草地渐渐变成湿润粗糙的松土。松星转过身，尾巴掠过口鼻，发






出了信号。蓝爪明白，从此刻起，他们必须保持安静。气味标记的味道如此强烈，她都能嗅到麝（shè）香和泥煤混杂在一起的恶臭。

风族，我们来了。

当他们爬上山腰时，看到草被风吹得如流水一般，这让蓝爪想起了那只田鼠的皮毛，平坦并铺展开来。暴风在周围呼啸，使她哽咽得说不出话。在向四面八方延展的宽广荒原中，她的族猫们忽然显得渺小而脆弱。他们耷拉着耳朵在石楠灌木摇晃着的细长叶片间向前进发，身形时隐时现。

“我就像是开在泥潭里的花一样。”雪爪小声说。是的，在荒原泥土的映衬下，她的一身白毛显得十分奇怪。

“嘘。”麻雀毛在身后嘶鸣着，雪爪急忙垂下耳朵。

山腰上开始出现一些凸出地面的狼牙般的巨石。到了坡顶，狂风更加猛烈地吹动着蓝爪的毛发，她感觉到了雨滴的降临。松星已经停下脚步，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前方的低处。蓝爪循着他的目光，看到了巨石、石楠灌木和金雀花丛。

“风族营地。”石皮小声对她说。

蓝爪眨眨眼。在哪儿？

这时，松星朝他们走来。羽须跟在他身旁，他又招呼捷风过来。“看到那块岩石了吗？”雷族族长朝一块几乎和高岩一样大的凸出地面的石头点点头。“你们就在那里等着。”他的目光扫过蓝爪和雪爪，“明白吗？”

她们俩点点头。

“羽须和捷风会和你们一起等候。”松星扭头望去，“如果我们陷入麻烦，我会派出信使。你们要完全遵照他的命令，不要质疑。”

蓝爪感到血直往上涌，充斥在耳中，堵住了狂风的咆哮。

就是这样。

战争即将爆发。

她步履沉重地跟在捷风身后，走向松星示意的那块石头。石头的一端很平滑，像是被风磨蚀了似的，而另一端却像狐狸的牙齿那样锋利。

雪爪走到她旁边：“你觉得他会召唤我们吗？”

蓝爪耸耸肩。她想帮助自己的族群，但又希望他们不需要帮助。或许星



族会带给他们一场不需要流血的胜利。

羽须来到她们身后，嘴里依然叼着那捆药草。来到犬牙交错的岩石边缘后，他把药草放下。蓝爪蜷伏下来，很高兴终于摆脱了猛烈的狂风。

这时，她突然想起了母亲。我和姐姐还没有祝月花好运。她甚至没有看母亲一眼！蓝爪立即从岩石后面冲出去，非常渴望能再次看到母亲那双浅黄色的眼睛，她想确认一切都好，但猫群已经消失在高处。

"回这里来！"捷风语气严厉。蓝爪感到尾巴被向后拖去。

"我只想说——"蓝爪想为自己解释。

"我们这可是在战争中。"捷风吼道，"你得服从命令。"

蓝爪只顾盯着自己的脚掌。

捷风叹了口气，再度开口时，语气柔和下来："这既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整个族群的安全。"

他们无言地等待着，周围更加明亮了。一只鸟儿从石楠灌木丛中飞出来，在风中挣扎起舞。蓝爪瞥了雪爪一眼，姐姐阴郁的目光让她感到担忧。

风族猫现在应该已经起来了，正在他们的窝里活动，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即将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狂风暴雨。她心里突然泛起一阵对风族猫的同情，但接着又记起了鹅羽的预言。雷族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打败风族。巫医已经解读了征兆，看清了危险，这是一场必须面对的战争。

这种想法鼓舞了蓝爪的斗志，她抬起头来，开始回想学过的收集苔藓的方法，然后凭空挥舞了几掌，想象自己正与一名风族武士战斗。

雪爪发出一阵咕噜声："你看上去像是在收集蜘蛛网哦！"

"那让我看看，你能做得更好吗？"她回应道。

"别说话！"捷风命令道。蓝爪内疚地坐下来，那名白毛中嵌着虎斑的武士正紧张地在风中倾听。雨更大了，像冰一样寒冷而尖锐地拍打在蓝爪柔软的毛发上。

没有森林的庇护，风族猫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生活呢？她真希望自己现在已经回到森林，安全地待在巢穴中，任由暴风雨在树篷之上肆虐。

忽然，一声警告的尖叫划破长空，旷野上顿时炸开了锅，喧嚣（xiāo）的叫喊声压过了大风的呼啸。蓝爪睁大双眼，震惊袭遍全身。她听出了蝰蛇

牙那充满攻击性的尖叫声，还有斑尾痛苦的哀号。蓝爪望着羽须，巫医学徒正闭着双眼，语速极快地喃喃自语，但声音太小，她无法听清。

羽须是在向星族祈祷吗？蓝爪凑近一些，努力想要听清楚。

“聚合草用于骨伤，蜘蛛网用于止血，荨麻用于消肿，百里香用于压惊……”

他是在背诵应对战争伤害的治疗方法。

现实像一阵凶猛的疾风向她袭来。在下方的营地中，鲜血正在流淌。武士与武士在用利爪、尖牙相拼。蓝爪盯着雪爪。

姐姐的毛发竖立着，耳朵伸得长长的，她想听清楚每一丝动静。“那是麻雀毛吗？”随风传来的一阵怒吼让她屏住了呼吸。

又一声可怕的吼叫像是在回应。

蓝爪开始发抖。她似乎听到了石皮的声音，他是在进攻还是被攻击？

一声声尖叫划破暴风雨弥漫的天空，让蓝爪感到一阵恶心。

“我们就不能做点儿什么吗？”她恳求捷风。

“我们必须等待。”捷风声音低沉地回答说。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朝他们走来，这名武士猛地扭过头。蓝爪转过身，以为会看到一支风族巡逻队，她竖立着颈毛，已经做好了面对他们的准备。

可出现的却是知更翅。

“快来啊！”她嘶吼着，“豹爪受伤了！”



第四章　母亲离世

捷风立刻僵住了，耳朵耷拉下来："豹爪？"

"是抓伤。"知更翅告诉她，"血流得很厉害，你得马上把她接回来。"

捷风点点头，目光坚毅地环顾四周。"跟我们一起来。"她命令蓝爪。

"我去吧。"羽须叼起他的药草。

"不。"捷风摇摇头，"我们不能让你冒险受伤。"

"那我呢？"雪爪的眼里充满期待。

"一个学徒就够了。"捷风的眼神让雪爪无法争辩。

她只好向后退去，低下了头。"我会和羽须一起等候。"

"跟紧我。"捷风对蓝爪说道，紧接着便随知更翅冲入倾盆大雨中。蓝爪睁大眼睛，尽量跟在捷风身旁。当雨水遮蔽她的视线时，她就用胡须和皮毛去感受捷风的位置。脚下的草地很滑，风将她的尾巴吹起，抽打在后背上。

捷风没有发出警告便停了下来。蓝爪滑行着停在她旁边。她眨眨眼，看清了前面变得险峻的路。一条陡峭的斜坡向下通往一处黑莓屏障，这可比通往雷族营地的金雀花丛浓密得多，黑莓丛的另一边则地势平坦。现在，气味更加强烈，蓝爪很清楚，这一定就是风族营地了，它的中央空地是露天的。

然后，蓝爪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她看到了疯狂的战争场面，尖叫和呼喊在咆哮的风声中此起彼伏。鲜血泼溅在地面上，泛起红色的泥点儿，被雨水冲刷出泡沫。一块块皮毛带着血肉四处横飞，有的还被黑莓丛钩挂住了。蓝爪眯起眼，试图分辨出她的族猫来。

战场上，蝰蛇牙的唾液已被鲜血染红，他刚用后腿连踢带推打跑一只风族猫，又有两名武士挥舞着利爪，龇牙咧嘴地朝他袭来。蝰蛇牙迅速扭身，保护好自己的腹部，接着用健硕的肩膀撞开一名武士，但另一名风族武士还是抓住了他，并撕扯下一大块皮毛。蝰蛇牙号叫起来。空地的另一端，日落和麻雀毛正背靠黑莓丛，并肩战斗。四只风族猫疯狂地扑来，抓伤了雷族武

士们的肌肉，还紧咬着他们的腿不放，直至周围的地面被血水染红。

当两只风族猫目露凶光，冲向斑尾时，她吓得尖叫起来。听到她的惊吼声，正与一名风族猫单挑的暴尾猛地转身，冲对手奋力挥出一掌，然后便拔腿去帮助他的族猫。暴尾用肩膀撞向一只猫，把他推到一旁，接着死死咬住另一只浑身湿透的虎斑猫。虎斑猫发出痛苦的嘶吼，让蓝爪心惊肉跳。看着暴尾眼中喷出的怒火和从他嘴里喷溅出的风族猫的鲜血，她提醒自己，暴尾只是作为一名英勇的武士在保护自己的族猫。

“来吧！”捷风尖锐的命令声使蓝爪从恐惧中惊醒。她跟在捷风身后滑下斜坡，钻过黑莓屏障。

刚跟着捷风冲入空地，蓝爪便觉得鼻子被刺扎出了血。她们奔向躺在地



上的豹爪，这名学徒的腹部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黑色皮肤下露出鲜红的肉。捷风一口咬住豹爪的后颈，开始拖着她穿越空地，朝黑莓屏障的缺口处艰难前行。蓝爪试图帮忙，她用鼻子去拱豹爪，但被她踢开了。

“我能走！”豹爪喘着粗气，在地上扭动挣扎着。捷风帮助她站起来，但刚一松开豹爪的后颈，她又倒了下去，她的腿颤抖得太厉害，根本无法站直。捷风再次叼住她，豹爪跌跌撞撞地朝空地边缘靠近。蓝爪跟在旁边，鼻子里充斥着鲜血、恐惧和撕裂的皮毛的气味。

“雷族带了幼崽来！”一名深棕色的风族武士紧盯着蓝爪大声喊道。

蓝爪停下脚步，冲这名武士咆哮：“我不是幼崽！”

风族武士朝她靠近，眼里闪着光芒：“那就来个格斗动作让我瞧瞧。”

恐惧袭遍蓝爪的全身，她没有学过任何格斗动作。她刚成为学徒才两天！她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退却。我生来就是一名武士！可是，当风族猫慢慢逼近并抽搐着胡须露出爪子时，蓝爪的腿还是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鹰心！”一个声音穿过空地。

蓝爪听出是石楠星的声音，她是风族族长，此刻正在空地中央战斗，她身上的毛竖立着，眼睛瞪得溜圆。她用狂暴的目光盯着那名深棕色武士。“退回来，照顾那些你应该照看的伤员！”她命令道。

鹰心冲蓝爪怒吼道：“看来你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你的第一道战斗疤痕。”他冷笑着转身离开。

“蓝爪！”捷风正在空地边缘狭窄的黑莓丛空隙间，奋力将豹爪向外拖。蓝爪赶紧过去帮忙，从后边推动豹爪，配合捷风将她带上斜坡，离开风族营地。

“鹰心是巫医还是武士？”等豹爪躺在坡顶上时，蓝爪喘着气问道。

“在星族召唤他担任巫医之前，他曾经是风族最凶悍的武士。”捷风已经停下脚步，缓了口气。她让豹爪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又凑上去嗅嗅她的伤口，如释重负地说：“只是被撕裂了皮毛。”

羽须已经越过草地朝她们跑来，他的毛被雨淋得十分光滑。雪爪紧跟在他身后。羽须把药草捆放下，打开叶片包裹，用牙齿挑出一团蜘蛛网，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脚掌将它敷在豹爪的伤口上。

蓝爪回头望着气氛依然狂暴的战场。在坡顶上，她能看到整个空地。暴

尾和斑尾正并肩作战，小耳和知更翅也联合起来，相互配合着把握好机会出击。难道风族猫都那么凶猛，以至于雷族武士们无法独自面对他们吗？

月花在哪儿？

蓝爪心里一颤，她压根儿没有看到自己的母亲。

“鹰心！”一个风族猫的声音从空地一角传来，“你的巢穴里有雷族猫！”

雪爪抻长脖子，想把黑莓屏障那边的情况看得更清楚。“他们冲进了存放医疗补给的巢穴！”她得意扬扬地说。

“保持安静，按住这个！”羽须命令道。他让雪爪用一只白色前掌压住蜘蛛网的一端。

姐姐帮忙包扎豹爪的伤口时，蓝爪则紧盯着空地，她觉得身上的毛湿冷而刺痛。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鹰心已经放下他正在治疗的风族虎斑猫，一头奔向黑莓丛间一处地面凹陷下去的通道。

那里一定是巫医巢穴。两名风族武士也冲了进去，尾巴一晃便消失了。鹰心扑到入口处时停了下来，伏下身子，眯起眼睛，尾巴来回抽动着。

羽须终于用蜘蛛网包扎好了豹爪的伤口。“帮我带她回到岩石那里。”他对雪爪说，“那里能遮点儿风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送她回营地。”

雪爪轻轻地帮着豹爪站起来，从空地边缘缓缓离开。可蓝爪却无法动弹。她盯着鹰心，紧张得喉头发紧。

巫医巢穴里传出一声尖叫，石皮冲了出来，鲜血从他肩头的一道伤口里喷涌而出，一名风族武士正在猛抓他的尾巴。接着，月花也在另一名风族武士的追赶下冲出来，她银灰色的皮毛上沾满了撕碎的药草片。

蓝爪顿时惊呆了。

当月花窜出巢穴时，鹰心猛扑向她，用强有力的前掌抓住了她，接着将她像猎物一样抛过空地。月花跌跌撞撞地挣扎着站起来，蓝爪看清了母亲脸上的惊恐。可她的速度不够快。鹰心再度扑来，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和爪子。

不要啊！住手！

暴尾在哪里？蓝爪发疯似的四处张望，她的头从一边扭向另一边。暴尾会像拯救斑尾那样来救月花吗？可这名蓝灰毛武士依然在那只更年轻的母猫身旁，击退一名又一名风族武士。

月花只能靠她自己了。

蓝爪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切，母亲扭动着身体想要摆脱鹰心的控制，她猛地朝他的口鼻击上一掌，但那名巫医甚至没有摇晃一下。相反，他再次扑上前，一口咬住月花的喉咙，将她甩过洒满血渍的空地。

“不——！”蓝爪哀号起来。她跃然向前，准备冲下斜坡，但却被捷风咬住尾巴，拖了回来。

“不要到下边去！”捷风咬着牙警告道。



“可月花受伤了！”蓝爪盯着躺在潮湿地面上一动不动的母亲。雨水在冲刷她的皮毛。

“她只是昏过去了。”捷风说，“她很快就会起来的。”

“没时间了！”

空地上，鹰心正龇牙咧嘴地朝月花走去。

“我们必须帮助她！”蓝爪痛苦得无法呼吸，她试图挣脱捷风的控制。

忽然，松星的喊声响彻喧嚣的战场。

“雷族猫！撤退！”

感谢星族！

鹰心停下步子，蓝爪长舒了一口气。战场上的其他武士也不再战斗，而是一屁股坐下来，盯着雷族族长。寂静如黑夜笼罩着营地，只有那倾泻的暴雨和呼啸的狂风依然在旷野上肆虐。

石楠星抖落沾在胡须上的雨滴，缓缓地走向松星。雷族族长的耳朵已经被撕裂，血水弄脏了他红棕色的皮毛。他用空洞的眼神迎上石楠星愤怒的目光。当石楠星开口时，他似乎退缩了一下。

“这种袭击不公平。”石楠星啐道，“星族永远不会让你们胜利。”

松星无言以对。

“带着你的伤员离开吧。”石楠星的咆哮声中充满了讥讽。

松星眨眨眼，低下了头。

雷族武士们耷拉着尾巴，垂头丧气地朝营地入口走去。知更翅只能一瘸一拐地前进，看样子伤得很厉害。日落紧靠在她旁边帮助她行走，而他自己的脸颊也在流血。小耳挣扎着站起来，肚子鼓得很大，穿过空地时摇摇晃晃，幸好麻雀毛赶紧迎上去扶住了他。石皮舔了舔肩膀上的一道伤口，然后步履蹒跚地走向入口。蝰蛇牙目露凶光，从风族武士们面前经过时，没有理会他们的嘶吼。暴尾和斑尾走在一起，他让斑尾斜靠在自己宽阔的肩头上，一滴滴血水从她的眼角流淌下来。

蓝爪望着母亲，等待她站起来。

“我必须去帮助月花。”她挣脱了捷风。恐惧在她胸中升腾，她不会再让谁碰自己的母亲！蓝爪冲下斜坡，从风族猫群中挤过去。脚掌在浸满鲜血的




泥泞道路上踩踏时，她尽可能表现得勇敢一些。

“蓝爪！等等！”捷风已经追上来，话语中流露出恳求之意。蓝爪在母亲身旁急停下来。

月花的眼睛半睁着。

感谢星族！

“月花！月花！”蓝爪用鼻子轻推母亲，等待她瘫软的身子有所回应，但月花却向后翻倒下去。

蓝爪绝望地盯着母亲的双眼。“是我啊，蓝爪！”她希望从母亲眼中看到熟悉的神采，但月花的眼神却暗淡无光，反射着天空中飘浮的云朵。

“蓝爪。”松星温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转身抬头望着他。

“月花为什么起不来了？”蓝爪哀号着。

松星摇了摇头：“她死了，蓝爪。”

“不可能！”蓝爪回身对着母亲，用脚掌压住她的腹部，不停地摇晃，“她不可能死的。我们是可以战斗的武士，不是泼皮猫或独行猫。武士绝不会毫无理由地互相杀戮（lù）！”

鹰心在咆哮。蓝爪抬起头，看到那名风族巫医正蜷伏在一尾距离之外。

“她在摧毁我们的医疗补给。”他怒斥道，“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是星族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的！”蓝爪绝望地盯着松星，“我们别无选择。”她寻求着松星的回应，“是星族告诉我们的，对吗？鹅羽是这样说的。”

鹰心哼了一声，站起身来。“你们为了鹅羽的话，就冒这么大的风险。”他一甩尾巴，转身大步离开。

“这是什么意思？”蓝爪低声说道。难道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吗？

月花不可能死的，她再次用口鼻轻推她。“快醒醒啊！”她乞求道，“这完全是个错误，你不需要死的。”

捷风轻轻推了推蓝爪的脊背，松星走上前，咬住月花的后颈，无言地拖着死去的族猫穿过泥泞的空地。蓝爪甩开捷风，跑向一边，将口鼻埋在母亲湿漉漉的皮毛中。那气味还是月花的气味，依然有着育婴室里温柔的气息。醒过来吧！你要带我们到树林里去收集苔藓，铺我们的窝！你答应过的！

“月花？”当他们出现在黑莓屏障外时，雪爪紧张的声音从斜坡顶上传了

下来。白毛学徒半跑半滑地冲下斜坡，开始舔月花的毛发。

“她伤得很重吗?”她急促地问，“羽须正在照看小耳，要我去叫他吗?”

蓝爪目光呆滞地望着姐姐，喃喃说道：“她死了。”

“不!”雪爪四肢一软，声音由哀号变为呜咽。松星依然带着月花，步伐沉重地向斜坡上跋涉。蓝爪俯下身来，将鼻子埋进姐姐的白毛中。

“她答应过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雪爪悲叹道。

“没事的。”蓝爪违心地说道。她积攒起身上的全部力量，说：“现在由我来照顾你。”

雪爪生气地瞥了她一眼：“我不需要被照顾，我需要的是月花!”她一跃而起，跟在松星后边朝斜坡上冲去。

蓝爪看着姐姐离开。但我还是会照顾你的。

蓝爪瞥见暴尾的身影消失在坡顶。他知道月花死了吗?她呆呆地等在那里，以为心里会更加疼痛，但除了麻木，她已经没有其他感觉。她会照顾好雪爪，照顾好她的族群。她已下定决心，不会再像这样失去任何一只自己关心的猫。蓝爪站起来，跟着族猫上了斜坡，一颗阴郁的心在胸膛里沉重地跳动着。

等到他们穿过旷野，来到四棵树的边界处时，雨渐渐小了。疲惫的



族猫们从四棵巨大的橡树下经过时，风力减弱，树枝全都静止不动了。这寂静是星族送来的吗？是对这次袭击的反对吗？还是他们对月花的悼念？蓝爪仰头望着粗壮的树枝和湿漉漉的黑色树皮。忽然，她觉得孤独犹如一根芒刺扎进她的心里。她拱起肩膀，跟着族猫们朝家的方向走去。

豹爪一瘸一拐地走着，但蜘蛛网已经替她止了血。斑尾依然靠着暴尾，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蝰蛇牙和捷风帮助松星一起运送月花的尸体。羽须走在小耳旁边，随时留意着这名左摇右晃的武士。雪爪跟在最后边，尾巴拖在地上，沾满了泥土。

蓝爪不知道是否应该追上她，她想不出还能说些什么可以让她们俩感觉稍微好受一些。石皮停下来回头张望，与蓝爪目光相交时，眼里充满了同情。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等着她跟上来，然后和她并肩同行。他靠近蓝爪，让她感受他的温暖，但并没有让他们的皮毛相擦。石皮肩膀上的伤口仍在流血。他一定伤得很重。

“羽须看过你的伤口了吗？”蓝爪问道。她很惊讶自己的语气竟然这样镇定。

“等回到营地也不迟。”

进入森林的庇护后，他们再度陷入沉寂。大家沿着小径朝营地走去。

等蓝爪进入空地时，风飞和绒毛正围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族猫们，他们浑身的毛都警觉地竖立着。纹尾从育婴室里跑出来，担忧地迎接小耳，嗅着他的皮毛查看伤情。

鹅羽打着哈欠从巫医巢穴里走出来。“怎么样？”当他看到松星把月花安置在他面前时，他吃惊地瞪大眼睛，连连后退。

“我不知道她在临死前是否成功摧毁了风族的补给。”松星咆哮道。

鹅羽张着大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你杀了她！”捷风的尖叫声吓了蓝爪一跳。这只母猫立即向鹅羽扑去，蓝爪不由得连连退缩。捷风将鹅羽扑倒在地，冲着他嘶吼起来：“这次，你的一条荒谬（miù）的征兆害死了一只族猫！”

“快停下来！”松星喊道。

可捷风已经抬起脚掌，伸出爪子。




蝰蛇牙和褐斑疾驰过来，将捷风从惊呆了的巫医身上拖开。他们拉住她的后背，鹅羽这才爬起来，抖抖被弄乱的毛。

云雀鸣、咕哝脚和野草须从倒在地上的大树错乱的枝条间钻了出来。

“你们输了？”云雀鸣仿佛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松星点点头：“我们不得不撤退，月花死了。”

这时，育婴室外传来一阵恸（tòng）哭。罂粟曙奔向月花的尸体，伏在她身上，把鼻子浸在她的皮毛里。

“出什么事了？”小蓟、小甜和小玫蹦跳着跟上来。当看到母亲悲痛地倒在月花那毫无生气的尸体上时，三只小猫都跌跌撞撞地停了下来。

小甜将圆溜溜的大眼睛转向蓝爪。“她真的死了吗？”她小声问道。

蓝爪看着她，却说不出话来。她看看雪爪，姐姐此时正盯着地面。

石皮走上前，怒视着鹅羽：“我们根本就不该发动这场战争！”

“可我只是解释来自星族的征兆而已。”鹅羽冷静地替自己辩解。

“或许你应该学着解释天气，而不是猎物。”知更翅从松星后边走上前，站到石皮身旁，“星族会保佑这种暴风雨天气下的战斗吗？”

日落眯起眼，把目光投向蝰蛇牙和暴尾：“也许鹅羽更渴望满足他的族猫们的愿望，而不是星族的愿望。”

松星挤到前边。“够了！”他咆哮着，“不能因为我们的失败就指责鹅羽。武士守则里提到过：为了族群的利益，每一名武士都应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伤痛需要的是治疗，争吵毫无益处！”

羽须赶紧走上前。“我去拿更多的药草来。”他随即消失在香薇通道中。鹅羽迅速地跟了过去。

“你可以向你的族猫隐瞒真相。”捷风低声说，“但星族会审判你的。”

蓝爪觉得脚在颤抖，愤怒像腐肉的恶臭般悬浮在空中。尽管松星做了解释，但蓝爪还是无法摆脱对鹅羽的怀疑。受伤的猫一瘸一拐地走向巫医空地，纹尾和罂粟曙在育婴室旁收集薄荷，在武士巢穴旁拔迷迭香。看着两名猫后开始用药草摩擦母亲的尸体，蓝爪感到寒意刺骨。云雀鸣和野草须立刻上前帮忙。他们把月花的脚掌叠入她的身体下，并舔净她的皮毛。

“你要守夜吗？”纹尾温柔的声音将蓝爪从悲痛的恍惚状态中唤醒。




猫后和长老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月花的尸体躺在空地中央，她的皮毛看上去那么光滑，神态那么平和，仿佛只是在睡觉。此刻，乌云已经散去，太阳照在树顶上，将它们染成粉红色。月花的皮毛闪耀着银光，强烈的悲痛让蓝爪几乎窒息。她记起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就为母亲的美丽而震惊不已。她多么希望现在能回到窝里，凝听月花平缓的呼吸，等候她醒过来啊。

“你要守夜吗?”纹尾重复道。

愤怒在蓝爪的胸中爆发：“你们为什么非要把她弄得像在睡觉一样？她已经死了!”她望向姐姐，可雪爪的眼神异常空洞，满是哀伤。

日落从高岩的影子里走过来，将尾巴搭在蓝爪的肩上：“没有谁想要假装月花依然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她正和我们的祖先一起在星族领地上漫步。但她仍在密切地关注你，和过去一样。她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蓝爪。”

蓝爪从他身旁避开：“她已经离开我了。我不希望她去星族，我希望她留在这里，好让我看着她，和她说话。”

日落目光坚定地望着她：“你会在梦中见到她的，我向你保证。”

哀伤涌上喉咙，蓝爪几乎无法呼吸，她在月花的尸体旁蜷伏下来。雪爪也过来了，和她紧紧挨在一起。她俩都将鼻子埋在母亲的毛发里，薄荷和迷迭香的气息掩盖了她熟悉的气味，蓝爪感到心里的疼痛更加剧烈。随着族猫们一只接一只地围聚过来，影子在她身边不断延伸。蓝爪感受到了他们的体温，这让她对身旁月花尸体的寒冷感受得更加真切。

她把口鼻重重地抵在母亲变硬的腹部上，希望能从她的皮毛里寻找到一丝残留的温度。可月花已经和大地一样冰冷。

你说过永远都会和我在一起的，你为什么非要去往星族呢?



第五章 化险为夷

老鼠屎！蓝爪松开紧抓的树皮，倒退着滑下桦树树干。对她而言，松鼠的速度太快。它已经消失在最顶端的枝条间，在狩猎巡逻队成员的身上洒下阵阵雪花。

日落闪到一旁。“别担心。”他喊道，“雪厚的时候，松鼠总会跑得更快，因为雪能承受它的重量。”

是啊，这是显而易见的！蓝爪多么希望石皮依然是自己的老师，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她视作一个鼠脑子的家伙。与风族的那场战斗之后，石皮的伤一直恢复得不好，现在他已经退居长老巢穴了，蓝爪则跟着日落学习。尽管罂粟曙和捷风不断地告诉她，能得到副族长的指导是一种荣幸，但蓝爪并不认为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老师。

要是我能更好地潜行靠近那只松鼠，肯定已经抓住它了。

这是他们整个早晨发现的唯一一只猎物，而她却把它放跑了。当她向后跃入树根周围厚厚的雪地时，雪爪的声音响彻白雪覆盖的森林。

“我知道我们该怎样让猎物从它们的洞穴里出来了！”

“难道把它们呼唤出来？”蓝爪挖苦道。姐姐难道没学过要把声音压低吗？

“怎样让它们出来啊？”麻雀毛招呼他的学徒靠过来。雪爪像一只野兔似的蹦蹦跳跳地穿过雪地，来到他身边，腹部在柔软的白雪上留下一条小径。

狮爪跃上树根，来到蓝爪身旁。他成为学徒才刚刚半个月，但体形已经和她一样大，并且有了新学徒那种典型的骄傲自大的性格。他只是抓到过两只老鼠，还从未见过战斗场面，此刻他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在证明，当学徒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事情。

狮爪在她旁边坐下，蓝爪弓起肩膀。他就不能挨着他的老师坐，让她安静一会儿吗？

“我真想知道雪爪的主意是什么？”狮爪说道。

“管她呢？也许她把周围所有的猎物都吓回洞里了。”蓝爪哼了一声。

“别发牢骚啊。”狮爪轻轻地碰了碰她，“雪爪一定有好办法。”

蓝爪抬起脚掌揉揉鼻子，想让它暖和起来：“也许她认为，只要叫得够大声，森林里所有的老鼠和鸟都会出来，看看这噪声是从哪里来的。”

狮爪没有理会她。“我喜欢下雪天。”他盯着树林，轻声说道，“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洁净而明亮。”

“你什么都喜欢。”蓝爪没好气地吼道。她滑下树根，陷入下边的雪堆中。虽然这样很冷，但总比听狮爪的唠叨要好。

狮爪总是很开心！自从他搬进学徒巢穴后，她连睡会儿觉都成了奢望。他总是和旁边的其他学徒开玩笑、逗乐子，弄得闹哄哄的。只要狮爪在巢穴里，蓟爪、甜爪和玫瑰爪就会不停地说话、嬉闹。

连雪爪似乎都更加开心了。

叛徒。

难道她忘记月花了吗？

学徒巢穴里拥挤吵闹得就像育婴室一样，因为金爪也在这里。蓝爪有些嫉妒豹爪和斑点爪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武士——名叫豹足和团毛——可以安静平和地睡在紫杉灌木下了。武士们一定认为，往同巢伙伴的窝里藏小甲虫不是件有趣的事，也不会叫醒同巢猫让他们看看月亮有多美。

豹足和团毛真幸运。

蓝爪抖落身上的雪花，真希望自己的腿足够长，不必让肚子在雪地上拖行，也不必让毛发中混杂湿漉漉的白色雪片，回头还得花很长时间清理它们。她走到麻雀毛和雪爪旁边，抖掉胡须上沾的雪，说道：“有什么打算吗？”

雪爪眼睛一亮：“我想我们可以在树根那里留一些坚果或种子，或许可以把猎物引出来。”

蓝爪转转眼珠：“你带坚果了吗？”

雪爪摇摇头：“这次没有。但我知道鹅羽保存了玉米粒来做药糊，下次我们可以带一些来。”

蓝爪打断她的话：“难道他会让你用他那些珍贵的补给来狩猎？”

“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儿而已。”雪爪指出，“更何况猎物永远都不可能吃

掉它们，因为我们会抢在那之前抓住它。”

麻雀毛缓缓地点点头：“我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办法。”

日落把脑袋偏向一边：“我也觉得这或许有用。”

蓝爪不悦地看着自己的老师：“我想，你是认为她能抓住那只松鼠吧。”她说着大步走过雪地，脚掌冻得麻木。

“在秃叶季狩猎，对任何猫来说都不容易！”日落在她身后喊道。

蓝爪没有搭理他。

“抱歉。”她听到雪爪在说，“她心情不好。”

雪爪怎么敢替她道歉？她又不是我的母亲！她钻进一丛黑莓，抖落覆盖在身上的厚厚的白雪。一条狭窄的小径在灌木茎秆之间蜿蜒向前，她沿着小径往里走，终于踩到森林那坚硬的地面了，于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察觉到了冰冷而陈腐的狐狸气味，估计正是它们的脚踩出了这条小径。蓝爪忽然觉得有些满足，一想到可能撞上一只狐狸，她顿感爪子刺痛。她可以好好地打上一架了。

她心情不好。雪爪的话在她耳中回响，蓝爪猛地一甩尾巴。

她朝黑莓丛深处继续前进，想摆脱心里那种因自责而产生的疼痛。她并不是因为雪爪的错而如此生气。自从月花死后，每天早晨醒来，蓝爪都会沉浸在同样空洞的悲伤中，就像腹部的一道老伤被重新撑开一样。帮助她摆脱雪堆的应该是母亲，而不是日落。要是月花还活着，她就能帮雪爪学会如何狩猎，雪爪也就不会在同巢伙伴面前显得如此愚蠢。母亲为什么不在了呢？

蓝爪继续走了几步后，黑莓小径变宽了，她进入一片露天的洼地之中，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道沙质堤埂出现在她的正对面，上边覆盖着一层白雪。堤埂底部有一个洞口，十分昏暗，尽管洞口处的雪没有被踩踏过，但灼热而新鲜的狐狸臭味还是从黑暗中飘散过来。

狐狸洞。

蓝爪盯着阴影处，颈毛竖了起来。她觉得凭着自己此刻的怒火，一定能战胜一个狐狸家庭。正当她伸出爪子时，身后的黑莓丛噼噼啪啪响起来，她还听到脚步重重落在冰冻地面上的声音。她绷紧身子，准备战斗。但当她猛地转过身时，耳朵立即耷拉下来，因为日落已经从金色黑莓枯叶中冲了出来。

“看在星族的分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咆哮道，“难道你闻不出狐狸的气味吗？”

“当然能！”蓝爪反诘（jié）道。

“那里边也许有一个狐狸家庭。”日落朝洞口点点头，“它们就是在等你这样鼠脑子的家伙晃荡过去，为它们送上一顿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大餐。”

蓝爪毫不示弱地迎上他的目光，但什么也没说。

“你真的准备和一只狐狸战斗吗？”

突然，洞里有什么东西在躁动——是大脚掌刮擦沙地的声音。恐惧立即袭遍蓝爪的全身。

日落飞奔到她身后，将她推回到黑莓丛中：“快！”






蓝爪扭头望向那个阴暗的洞穴，任由日落带她顺着小径折回。在黑莓丛中猛冲时，她的心跳得厉害。

日落回头嗅嗅空气："没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们。"

蓝爪抬起头，希望日落没有察觉到自己如释重负的样子："其他猫呢?"

"我让他们回营地了。"日落告诉她，"已经很晚了。"

蓝爪掉转方向，准备回家。

"等等！"日落叫住她，并用尾巴招呼她朝桦树根走去，"我想和你谈谈。"他伸出脚掌，扫开树根上的雪，然后跳上去，清理出身旁的另一块地方，"等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再回营地。"

蓝爪不满地用爪子撕扯着光滑的黑色树皮，激起了松散的雪花。她不想和日落谈话，她和谁都不想谈。她只想回家，蜷伏在自己的窝里，远离冰雪和寒冷，远离她的族猫。

"没什么问题。"她坚定地说，"我只是觉得又冷又饿。"

"我们都又冷又饿。"日落黄色的目光没有从她身上移开，"但这并不能成为无礼或是鲁莽的理由。"

"我并不鲁莽！"

"但你刚才在盯着狐狸巢穴！"日落发起火来，目光中怒意汹涌。蓝爪垂头看着自己的脚，尽管空气寒冷，她却忽然觉得耳朵发烫。

"要是你被撕成碎片，雪爪会是怎样的感受？"日落继续说道，"她才刚刚从失去月花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她不想让你死！"

蓝爪怒不可遏（è），瞪着日落："我不会死的！"

"那你准备做什么？"日落毫不让步，"抓一只狐狸，带回家当晚餐吗？"

蓝爪耸耸肩，将目光移向一旁。

"现在坐下来，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蓝爪不情愿地爬到他旁边坐了下来，她感到裸露的树根又冷又潮："我只是今天心情不好，就是这样。"

"看上去你每天都心情不好。"

闭嘴！闭嘴！

"现在是秃叶季。"日落开口了。




废话！

“族群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尽全力做出贡献。但据我所知，你一点儿力都不想出。你似乎认为一切都是些杂事，你勉强完成分配给你的任务，但我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你对你的族猫总是表现得很暴躁，他们已经开始回避你了。而现在，当每只猫都必须竭尽所能时，你却在狩猎的时候表现得心不在焉，脚如注铅。”

他的话像荨麻刺一样扎在蓝爪身上，让她不由自主地瑟缩起来。

日落继续说着：“如果你不照顾你的族猫，那他们又为什么要照顾你呢？”

她的眼睛开始刺痛。“我……我……”蓝爪哽住了，小声说完后面的话：“一切都不对劲儿。”过了很久，她感到日落的尾巴抚过她的腹部，于是抬起头来。

“你想念月花。”他说，“你当然想念她，可她是为了保卫族群而死的。”

“保卫？”蓝爪的毛竖立起来，“我们是在袭击，不是保卫！”

“那她也是为了拯救我们的领地。”

“你确信吗？”蓝爪怒视着他。难道星族真的希望我们去战斗吗？

日落眼睛一眨不眨地迎着她的目光：“当我们前去战斗时，你相信我们是要保卫雷族的领地吗？”

蓝爪想了想，然后点点头。

“参加那次行动的任何一只猫都是这样想的。”日落环视着地面，“我们认为自己在按照星族的意愿行事。我们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为自己的族群而战是武士守则的一部分，无论心存怎样的疑虑，我们都必须坚信武士守则。或许，我们周围的森林和我们的族猫会改变，但武士守则却会一直留存，永不改变。”

蓝爪缓缓呼出一口气，听日落继续说下去。

“月花明白这一点。她英勇战斗，英勇牺牲。”日落把目光重新移回蓝爪身上，“武士战死沙场，这就是事实。但他们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们加入了星族，在那里找到老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并且会在那里守望我们。”

蓝爪望向渐黑的天空映衬下的枝条，银毛星带很快就要出现了。月花真的在那里守望吗？她感到心痛，非常希望这是真的。

"月花期盼你越来越勇敢，就像她那样。"日落说，"同时也像她那样，做好你的工作。"

你怎么知道？蓝爪的脑海里闪过一丝怒意："你觉得，她也希望我们像她那样死去吗？白白死去？"

日落一甩尾巴，扫开身后的积雪："为族群而死不是白白死去！"

蓝爪把爪子插进树皮中。日落深吸一口气："我也希望月花依然活着。"他低沉的声音里充满真切的哀伤，这让蓝爪吃了一惊。接着，他站起来，抖落尾巴上的雪。"可她已经不在了，而你不能永远这样悲伤下去。你的族群需要你。"他跳下树根，语气变得轻松起来，"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训练上吧，那样可以让你思考些别的事情。"

我才不想思考其他事情呢！月花可不是扎在我脚掌上的刺，拔掉就能忘记！蓝爪也从树根上跃下，她的脚掌已经冷得发麻，落地时显得十分笨拙。

日落回过头来："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她站直身子。她会向他证明的，她会成为他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学徒。但她不会忘记月花。

日落带着她穿过树林。她抬头望向天空，尽管太阳还没下山，可月亮已经升起，圆而斑驳的月亮挂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日落说："今晚我会带你参加森林大会，尽管我并不确信你是否有资格去。"

那就别找麻烦了。蓝爪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有利于你认识其他族群，在和平的环境中了解他们，就像在战争中一样。"

是啊，没错！了解他们！其他族群的猫不大可能和雷族猫说话。

自从那场战争之后，他们就将雷族视为不可信任的猫头鹰，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谴（qiǎn）责雷族"怯弱"的袭击行为和对风族医疗补给的破坏。影族甚至建议，雷族应该用猎物来赔偿给风族造成的损失。

"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蓝爪嘟囔道，"别的族群都憎恨我们。"

日落在溪谷边停下脚步。"随他们嘲笑吧。"他脊背上的毛纷纷竖立起来，"我们也承受了很多痛苦。石皮搬进了长老巢穴，豹足的伤也才刚刚治愈。"

而且月花死了。蓝爪暗自断定他不敢说出来。雷族副族长迈步踏过溪谷

边缘，开始朝悬崖下跑去。

“别担心。”他扭头对跟随他向下跑的蓝爪喊道，“很快就会有事情发生的，他们会忘记那场战斗，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

蓝爪跟着他下到谷底，沿着小路走向金雀花屏障。路很好走，也很干净，积雪已被来来往往的狩猎巡逻队清理掉了。当他们钻过金雀花屏障后，熟悉的家园让蓝爪顿感安心。空地不会被风吹到，在经历了从树林回来的这段跋涉之后，她的脚掌终于恢复了知觉。

或许日落是对的。或许月花正在星族守望着她，希望她成为一名最优秀、最勇敢的武士。要是暴尾不重视她，她该怎么办？那她就让月花为她自豪。蓝爪会为了自己的信仰，像月花那样勇敢、忠诚地献出生命。

这是好几个月以来，蓝爪心中第一次有了些斗志。她深吸一口气，感到冰冷的空气刺痛了肺部，这是在告诉她，现在是秃叶季，正是族群最需要她的时候。





第六章　森林大会

他们抵达空地边缘时，蓝爪的耳尖冷得发痛。但至少她已经从夜里结冰的积雪上快步跑过，而没有陷入其中苦苦挣扎。她的脚掌冻得像冰块一样，但林中奔跑仍让她热血沸腾。

日落在松星身旁停住脚步，竖起耳朵，盯着斜坡下，呼出的雾气萦绕在他的口鼻前。"河族还没来。"他说。

蓝爪探查着气息："影族和风族到了。"他们强烈的气味还留在她的舌头上。

松星闭口翕（xī）动着鼻翼："从气味上来判断，他们到这里的时间还不长。"

"我无法想象，有猫愿意在这样寒冷的夜里外出这么久。"羽须说道。巫医学徒站在鹅羽身边，用蓬松的毛抵御着寒冷。

狮爪在空地边缘来回摩擦着脚掌。"我们现在能下去吗？"他问。

这是狮爪和金爪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狮爪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头，直到雷族族长叫住他，让他待在捷风身旁时，他才退到松星之后。

她到底在紧张什么？

金爪全身都在颤抖，蓝爪估计那不仅仅是因为寒冷。她想吸引那名学徒的注意，想安慰她，可金爪的目光却牢牢锁定下方的猫群。他们像投在水面的倒影似的，穿梭于四棵巨大的橡树之间。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猫。"蓝爪屏住呼吸。

斑尾用尾巴拂过年轻学徒的脊背，抚顺了她的毛发："别担心。只要银毛星带闪耀，停战协议就生效。"

蓝爪抬起头。黑暗的空中没有一丝云朵，星星宛如一个个冰块，闪烁着环绕在巨大的乳白色月亮周围。

雪爪围着蓟爪绕圈，踩得雪地嘎吱作响。"要是有谁提起和风族战争有

关的任何事情，我就把他们撕碎。”她说，“我已经厌倦听到那些了。”

松星严厉地瞪了她一眼。“没有谁可以去撕碎谁。”他沉声警告道。

“这么久了，他们一定也已经感到厌倦。”风飞吼道。

蝰蛇牙重重地冷哼了一声。“那都是些用来激怒我们的借口。”他用尾巴招呼蓟爪，“跟我待在一起。”他告诉自己的学徒，“上次，你差点儿和一名影族学徒打起来。”

“你一直说，只有胆小鬼才会逃避战斗。”蓟爪抗议道。

蝰蛇牙怒视着他：“我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和他打斗，只是不能在森林大会上。你太冲动了。”

“但他说我看上去就像一只幼崽！”蓟爪反驳道。

“这个月你看上去已经不像幼崽了。”雪爪轻柔地说。

蓝爪将爪子深深地插进雪地中。

“我们该下去了。”日落建议道。

不出所料，空地上一张张脸孔转过来，一双双眼睛盯着抵达会场的雷族猫。

松星点点头，一甩尾巴，冲下斜坡。蓝爪心跳加速，跃向前方。她紧贴着日落奔跑，脚掌在雪地上打滑。她发现自己越跑越快，于是赶紧保持好平衡。族猫们在打滑的斜坡上努力保持前进的方向，像疾风扫落叶般飞快地冲进空地，冲散了风族猫和影族猫。他们扬起的雪花弄得蓝爪睁不开眼睛。

“小心点儿！”一名风族武士躲闪到一旁。

“这是森林大会，不是战斗！”一只影族虎斑猫眯缝着眼睛吼道。

两名长老生气地嘟囔着，随后站起来离开刚才聊天的地方。

蓝爪脚底打滑，慌忙停住脚步，但还是摔倒在日落身上，而雪爪又朝她撞了过来。

“小心。”一只风族猫的讥笑声让她转过身来，“结冰了，你们该不会没有注意到吧。”

她立刻认出那是鹰心。看着雷族猫一只只东倒西歪、尴尬地停下脚步，他的胡须抽动起来。这是风族巫医杀死月花后，蓝爪第一次见到他，她顿时血往上涌。要不是日落的鼻息吹动了她的耳毛，她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话。

“星族会审判他的。”雷族副族长低声说。

可要是我们发动的攻击是错误的，或许星族就会原谅他……

蓝爪昂起头，瞪着鹰心，毫不畏缩地与他目光相对。

“哦，这是那个幼崽吧。”鹰心显然认出了她，“你终于成为一名学徒了？”

不等蓝爪回答，石楠星便走到他们中间，她瞟了深棕色巫医一眼，对他说：“去巨岩边等着。”

鹰心缓缓地点点头，转身走开。

“松星。”石楠星冷冷地与雷族族长打招呼。

松星点了点头：“石楠星。”

石楠星的蓝眼睛闪耀着，迈步朝她的族猫走去。

“那是高尾。”雪爪朝一只正和石楠星耳语的黑白相间的公猫点了下头，“麻雀毛觉得总有一天，他将成为风族族长。”

“为什么？”蓝爪打量着那只风族公猫。他和他的族猫一样瘦小，但指向星空的尾巴却比她见过的任何猫都长。

“他是一名优秀的武士，而且很聪明。”雪爪答道。

高尾的目光投向雷族猫群，眼神中带着责备。



蓝爪感到很不安，脚爪刺痛起来："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谁都觉得战争就发生在昨天。"

雪爪靠向她，安慰道："别被他们激怒。"

"森林大会总是这样吗？"金爪担忧地环顾四周。

狮爪甩动着尾巴。"如果每只猫的脾气都那么暴躁，休战协议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是可能打起来的。"他伸出了爪子。

"也许河族猫会友善一点儿。"金爪猜测道。

"如果他们能来参加的话。"雪爪望向光滑的斜坡。

蓝爪立即打了个寒战："也许他们无法穿过雪地。"

她用爪子抓挠着石头，转身看到影族族长杉星正攀上大岩石顶端。

"各族群，集合！"他喊道。

"是谁让他负责的？"蝰蛇牙恼怒地低声嘶吼着。

影族猫和风族猫朝岩石旁边聚集起来。

"来吧。"松星带领他的族群走上前。蝰蛇牙伸脚踢起积雪，跟上族长。

当蓝爪和她的族猫们聚集到大岩石投射下的阴影中时，他们呼出的热气就像阳光照射下溪流腾起的蒸汽，这种温暖让蓝爪感到很舒服。

金爪望着寒光闪烁的巨大岩石："他们是怎么爬上去的？"

杉星深灰色的皮毛像发光的岩石在闪耀。松星跃上大岩石，来到他身旁。石楠星跟在后边跳上去，坐在离雷族族长只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她的毛支棱着，还皱了皱鼻子，仿佛闻到了什么让她反感的怪味。

风飞挤到雷族猫前边。"河族猫还没有来，我们不能开始。"他喊道。

"那我们就要坐在这里等，直到被冻死吗？"一名影族武士怒视着他，一双绿眼睛在浑身乌黑的毛发中闪烁。

石楠星把身子探向前："那我们开始吧。"

其他族群中发出赞同的附和声。

"至少我们可以早点儿回家。"雪爪小声对蓝爪说。

就在杉星站起身时，橡树后的山坡上传来一声呼喊。

"等等！"斑尾直起后腿喊道，"河族来了！"

透过光秃秃的橡树枝，蓝爪看到有猫朝空地鱼贯而来。他们飞奔下山坡，

顿时雪花纷飞。当他们在空地中滑步停下时，平坦的雪地被踩得嘎吱直响。

杉星眯起眼打量着，雹星一言不发地跳上大岩石。河族猫围到雷族猫身边，有的甚至走到他们中间。他们的毛又冷又潮，鱼腥味让蓝爪感到眩晕。

雪爪抬起脚掌揉揉鼻子。“他们就不能去影族那边取暖吗？”她嘟囔着，“至少也该克制一下那难闻的呼吸啊。”

蓝爪紧闭嘴巴，不想探寻到气味。至少河族不会像对待绿咳症患者似的对待他们。可他们为什么迟到呢？她抬头望向大岩石上的族长们，等待雹星的解释。但河族族长只是向其他族长点头打了个招呼。

“会议开始吧。”他气喘吁吁地说，好像还没从奔跑中缓过劲儿来。

蓝爪眨眨眼。族长们之间难道就那么互不信任，即使在月圆之夜的休战协议下，他们也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吗？

突然，有什么东西从后边重重推了蓝爪一下。她的前掌在冰冻的地面上一滑，差点儿摔倒了。她生气地回过头：“小心点儿！”

一只健壮的浅棕色虎斑猫坐在她身后。

笨拙的鼠脑子！



“你差点儿把我撞倒了。”但她没把这句话完全吼出来。那只虎斑猫的嘴巴看上去很奇怪，歪歪扭扭的，好像上下颠倒了。她盯着他，被他怪异的相貌惊呆了。

“嗨。”虎斑猫说，“我是钩爪。”

“钩爪？”他看起来体形庞大，可却有一个学徒的名字。不过很明显，勾起来的并不仅仅是他的腿和脚。

他耸耸肩：“我在猜想，我的武士名将会是钩嘴。”

他是个学徒！蓝爪努力想跟他说点儿听上去不会显得那么没礼貌的话。

“除非……”钩爪在她的鼻子下面甩甩尾巴，“……我的尾巴也能勾起来。那样的话，雹星或许就得重新考虑了。”

蓝爪挪动着脚掌。难道这很有趣吗？

钩爪耸耸肩，眼睛瞟向一边，目光渐渐阴沉下来：“我就知道群猫都会盯着我看的。”蓝爪心里顿时一沉。

她觉得十分内疚，身子里像有火在燃烧。“对不起。”她向他道歉，“你只不过是让我有点儿吃惊，就这样。”

“我会努力习惯的。”钩爪抬起头，“直到每只猫都习惯我的模样。”顽皮重新回到他的眼中，“至少谁都不会忘记我的名字。”他愉快地说，“你叫什么啊？”

“我叫蓝爪。”

钩爪向后坐了坐，上下打量着她。“你也不是很蓝嘛。”他若有所思地说。

蓝爪发出一阵咕噜声。“白天的时候，我看上去更蓝一些。”她揶揄道。

钩爪环顾着各个族群：“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吗？”

蓝爪摇摇头。

“那你知道都要发生些什么吧？”钩爪问，“族长们会谈论些什么？”

“要是你认真听的话，你会明白的！”一名河族武士冲着钩爪的耳朵嘶鸣道。

钩爪把头伸到蓝爪身后，压低声音说：“谁是松星？”

蓝爪用尾巴指了指雷族族长，但目光还是停留在钩爪身上。她以前怎么没在森林大会上见过他呢？看样子他成为学徒一定有好几个月了。“你之前




为什么没有来?”

“我最近才成为学徒。”他小声说道，“我曾是一只体弱多病的幼崽。”他挺起胸膛，“但现在已经不是了。”他回头望着他的族猫，“我想，我长得这么高大，一定让整个族群都吃了一惊。”

蓝爪的胡须动了动，她很喜欢这只猫。

“嘘!”这次靠过来的是斑尾，“族长们正在讲话呢。”

“对不起。”钩爪顽皮地眨了眨眼。等到斑尾将注意力重新投回到大岩石上时，他又立刻凑到蓝爪的耳边：“谁是石楠星?”

“小个儿的那只，挨着她的是杉星。”她摆动着尾巴，从族长指向在岩石下聚成小群的巫医们。“那是鹅羽，我们的巫医。白色的母猫叫圣须，是影族巫医。”她颤抖了一下，“那是鹰心。”

“你喜欢他吗?”

“他杀死了我的母亲。”

蓝爪感到钩爪的尾巴轻轻拂过她的脸颊，接着迅速移开了。

“副族长们在哪里?”他问。

日落回过头：“雷族副族长就在你面前，如果你不按要求保持安静的话，他就会把你的胡子扯下来!”

蓝爪向后一缩，她看到钩爪只是转了转眼珠。难道没什么事让这只猫害怕吗?她闭上嘴，望向族长们。

石楠星站起来，走到岩石边缘。“我们已经补充了医疗补给。”她的目光投向雷族猫群，“我们所有的长老和幼崽终于从那次袭击中恢复过来了。”

日落吼道：“我们只和武士发生了战斗!没有袭击幼崽或长老!”

“很抱歉。”石楠星目光一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幼崽和长老们终于从惊恐中恢复了过来。要知道，那是一次毫无征兆的侵袭，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亲属在巢穴里被残忍地袭击。”

日落高声咆哮着，但石楠星没有理会。“尽管下雪，但我们的猎物依然充足。”

蓝爪眯起双眼。风族族长的毛发整理得很好，但紧贴在那瘦小身躯上的毛发，依然遮掩不住里面的骨头。



“我的族猫们吃得很好。”

她在说谎。

蝰蛇牙大声咆哮起来：“我想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停止在我们领地上偷猎的吧？”他瞪着石楠星。蓝爪一怔，他是在向她挑衅，让她承认是那场战争给了风族警告，使得他们不再窃取雷族的猎物。

“我们从没到你们的地盘上狩过猎。”石楠星啐道，“别再试图给你们那场怯弱的袭击披上正义的外衣！”

蓝爪浑身的毛都竖立起来，吼声在所有族群中响起。蝰蛇牙垂下耳朵，他显然渴望战斗。从其他族群低沉的喃喃声中可以听出，他们也一样。饥肠辘辘让所有猫都变得愤怒而焦躁起来。众猫不停地变换姿势，寒冷的空气中充斥着他们沮丧的情绪。

“我们的袭击不是无缘无故的！”暴尾吼道。

“你们摧毁了一个族群的医疗补给！”

影族武士群中，一只黑色虎斑猫瞪着暴尾，黄色的眼睛里喷出火焰。蓝爪焦虑地抬头望向族长们，他们该如何阻止空地上不断高涨的怒火呢？石楠星眨眨眼，从岩石边缘退了回去。杉星眯着眼望向猫群，松星和雹星不停地踱着步子。似乎没有谁愿意安抚大家的情绪，谁也不想首先表现出软弱的一面。蓝爪提高警惕，脊背上的毛发纷纷竖立起来。

“伟大的星族啊！真是太冷了！”钩爪靠向她。蓝爪一缩，急忙环顾四周，查看他们的族猫是否因为他俩挨得如此之近，而对他们怒目而视。好在每只猫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大岩石上，大家都想看看族长们接下来会怎么做。蓝爪顿时松了口气，钩爪温暖的体温和轻快的话语抚平了她的毛发。她太敏感了。

松星走上前。“尽管是下雪的天气，但雷族仍在壮大。”他宣告道，“我们有了两名新学徒，狮爪和金爪。”

金爪害羞地藏在族猫中间，狮爪则抻长脖子，想显得和身旁的捷风一样高大。他的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可其他族群并没有转过头来祝贺他。狮爪只好把挺起的胸膛收回去，乖乖地待在老师身边。

“我们还拥有了两名新武士。”松星继续说道，“豹足和团毛！”各族群依




然保持着可怕的沉寂，他们怎么能这么小气呢？他们应该都清楚，成为一名武士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松星就像没有意识到其他族群的冷漠一样，继续发言："我们年轻的武士和学徒在训练中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长老们也得到了很好的赡养。"

蓝爪不由自主地瞥了钩爪一眼。松星的谎言让她很不自在，她想起了野草须那干瘪（biě）的肚子。此时，钩爪正盯着大岩石，因为他的族长已经接替松星上前发言。

雹星抬起头："下雪之后，河族已经摆脱了两脚兽的困扰。"

河族猫群中发出了满足的低声议论声。

"除了那些两脚兽的幼崽！"水獭（tǎ）斑在后边呼喊道。

枭（xiāo）毛回答了他的族猫："它们暂时不会回来了！"

钩爪在蓝爪身旁咕噜道："它们已经不敢到冰上乱滑了！"

蓝爪一惊："它们掉下去了吗？"一想到钻破冰面，落入漆黑刺骨的水里，她就不自主地打起寒战来。

"它们只是把脚掌给弄湿了。"钩爪告诉她，"鼠脑子！每只河族幼崽都懂得远离冰面，除非有武士首先在上边试过。"

雹星抽动着尾巴。"尽管结冰了，但捕起鱼来还是不错。"他扫视自己的族群，目光落在其中一只猫的身上，"我们有了一名新武士。欢迎你，橡心！"

风族猫和影族猫一齐欢呼起来。

他们怎么敢这样？蓝爪怒火焚身。团毛静静地盯着前方，肩膀绷得紧紧的。豹足扭过头，怒视着那名河族新武士。

"那是我的兄弟。"

钩爪的话吓了蓝爪一跳。

"谁？"

"橡心。"钩爪解释说，"他是我的兄弟。"

蓝爪伸直后腿，想更好地看清那只公猫，但只看得到他那红棕色的耳尖。

"他很了不起。"钩爪咕噜道，"成为学徒的第一天，他就抓到了一条鱼。"

蓝爪发现自己对此很抵触。我还抓到了一只松鼠呢。

"他说等他成为族长之后，就会选我当副族长。"




多谦虚啊！“我有一个姐姐。”蓝爪说，并朝一尾距离之外，坐在麻雀毛身旁的雪爪点点头，“她也是个聪明的猎手。”

“也许等到他们都成为族长，我们就能一起成为副族长了。”钩爪说。

副族长？当副族长有什么意义？“我想成为族长！”

钩爪惊讶地望着她，接着突然说道：“当然。”

斑尾的脚掌从蓝爪和钩爪的耳朵上方闪过。蓝爪跳了起来。

“嘘！”斑尾似乎很生气，“得跟你们说多少次啊？”

“对不起。”蓝爪低下头，然后顺从地将视线再次转向大岩石上的族长们。

杉星正在讲话，他的族猫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

“我不得不非常难过地宣布，我们的副族长石牙搬进了长老巢穴。”

听到族长念出自己的名字，一只站在岩石脚下的瘦小灰色虎斑猫庄重地点了点头。

“他看上去还不算太老。”蓝爪小声对钩爪说。

“就是牙齿长了点儿。”钩爪回应道。

蓝爪再次疑惑地望向那只灰色公猫，注意到他的牙齿像爪子似的从嘴唇下面卷曲起来。她推了推钩爪：“他不想那样也没办法！”但她喉咙里却发出了咕噜声。

“残皮将取代他的位置。”杉星继续说道。

一名深棕色武士从影族猫群中走出来，步入投射在岩石下的月光中。他比石牙的体形大得多。石牙被新任副族长挤到了阴影中，忽然显得矮小和萎靡不振。

蓝爪背部的毛竖了起来，她不喜欢残皮的样子。当他左顾右盼，接受族猫的欢呼时，恐怕他并没有对弓背伏坐在地上的石牙心存感激。

“残皮！残皮！”

羽须注视着残皮，两眼眯成一条缝。蓝爪的不安情绪正在蔓延，这名巫医学徒了解这一变化所预示的麻烦吗？她望向鹅羽，想寻找线索，可雷族巫医似乎正心不在焉地盯着树林。

圣须大声地为残皮欢呼，一只年轻的猫也在她旁边呐喊。

是她的学徒吗？

可那只年轻一些的猫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影族猫。她长着浓密的灰毛、平平的面孔和大大的琥珀色眼睛，在那些皮毛光滑、口鼻很尖的族猫中脱颖而出。就在蓝爪望着她时，她停止了欢呼，目光转向蓝爪。蓝爪一时仿佛喘不过气来，直至灰猫转过身去，继续为她的族猫庆祝。

影族猫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都会为影族武士欢呼吗？雷族或许在每个月圆之夜都会与其他三个族群碰面，但蓝爪知道她永远不会真正地了解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忠诚，以及他们与族群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像她和她的族群一样。

她忽然注意到欢呼声已经消散，族长们从大岩石上跳了下来。森林大会结束了，众猫进入各自的队伍，走向通往各自领地的斜坡。她转身想和钩爪道别，可他已经跟着一名硕大的杂毛武士快步离开了。他回过头，冲她眨了眨眼，然后消失在阴暗的斜坡上。

“我们已经不再彼此交流了吗？”蓝爪望着捷风，“我知道其他族群现在并不喜欢我们，可他们通常都会彼此交流的啊。”

捷风身子一抖：“今晚太冷了。”她抖散绒毛，跟在蝰蛇牙和暴尾身后，从巨大的橡树之间穿过。

蓝爪站起来时，有猫向她靠了过来。

“那是谁啊？”雪爪的眼睛在月色下闪着微光。



蓝爪眨了眨眼睛。

“就是和你说话的那只河族猫。”雪爪又挤了挤她。

“哦!”蓝爪明白了，“那是钩爪，是个学徒。”

“他个头大得像一名武士。”

“他才刚刚开始接受训练。”蓝爪解释道。

“听上去你们彼此间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雪爪的语气里带着责难。

“那又怎么了?”

雪爪耸耸肩：“与其他族群的猫交朋友，你得小心点儿。”

“我们只不过是闲聊罢了。”蓝爪纠正道，“这是森林大会，有休战协议。我们应该友好相处。”

“也不用那么友好吧。”雪爪哼了一声，“就我所看到的，连日落也没法让你们闭嘴。”

蓝爪抽打着尾巴：“我和别的猫说说话，并不代表我会像你对蓟爪那样迷恋。”

雪爪嘶吼起来：“你这是嫉妒!”

“嫉妒你和蓟爪?”蓝爪呵斥道，“绝对不会!”

可雪爪已经竖起毛发，跟在麻雀毛后边走开了。

日落站在橡树下招呼她：“你要走吗?”

蓝爪快步赶到他身边，问道：“我对那名河族学徒太友善了吗?”

“你们太吵闹了。”日落温柔地责备道。

“可是，我能和来自其他族群的猫交朋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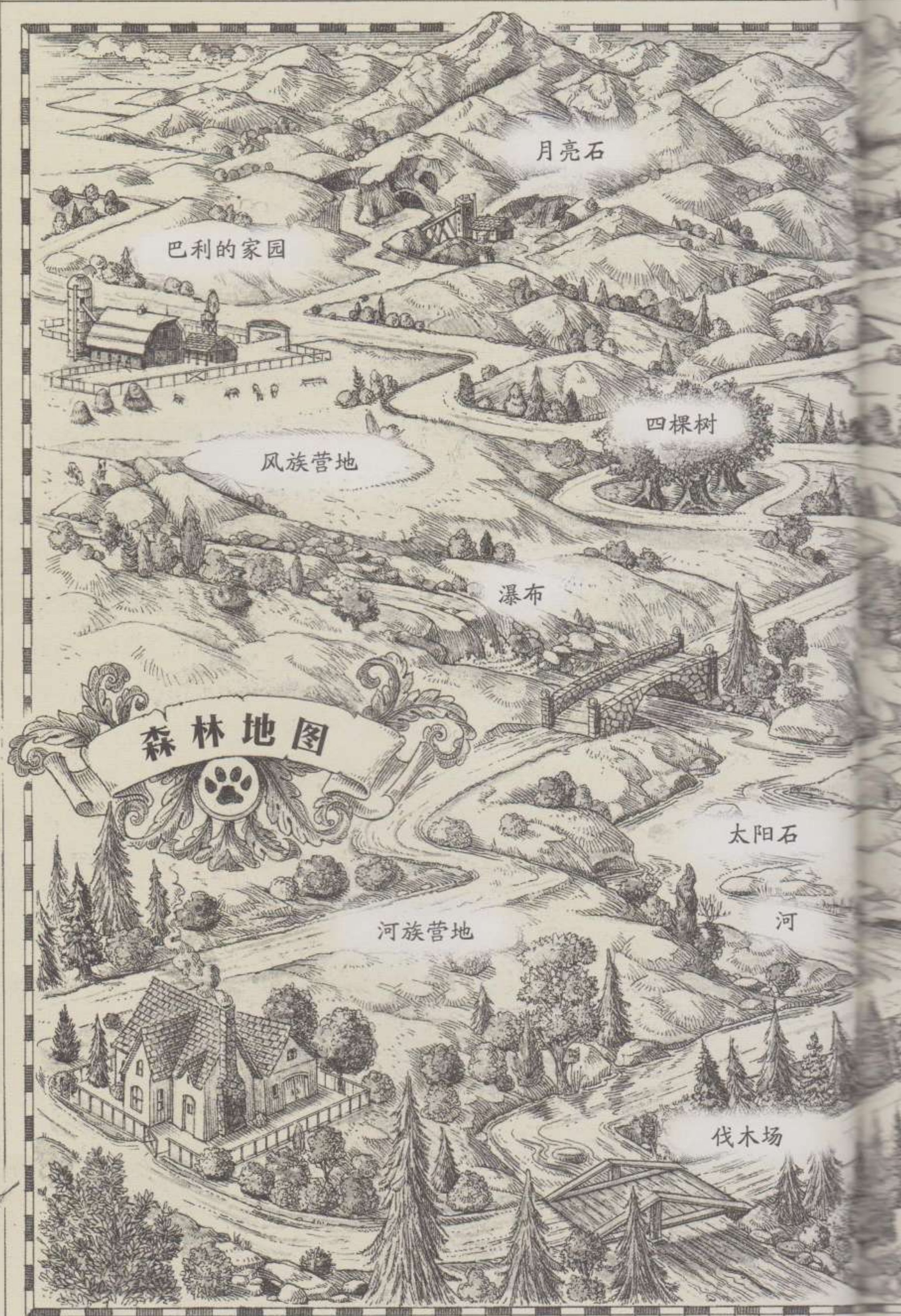
“不是交朋友，但多了解他们是有意义的。我们能从对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不仅仅是学习该如何与他们格斗。”

“这么说，和他交谈是被允许的?”

日落点点头：“不过下一次，请晚些时候再交谈。”

蓝爪挪动着脚步。“对不起。”她说，“他只不过是有点儿爱闲聊罢了，仅此而已。”

日落抽动了几下胡须，用尾巴拂过她的腹部，示意她往坡底那边走。“来吧，趁你的脚掌还没有被冻成冰块，我们赶紧回家。”



月亮石
巴利的家园
四棵树
风族营地
瀑布
森林地图
太阳石
河
河族营地
伐木场

垃圾场

影族营地

雷鬼路

猫头鹰树

巨悬铃树

雷族营地

蛇岩

沙坑

松林

两脚兽地盘

族群



雷族



河族



影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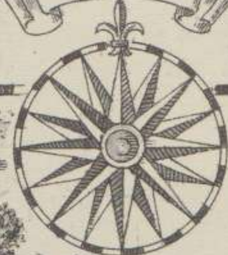


风族



星族

北



雷族森林领地

雷族营地

位于一道山沟底部，四周有刺丛环绕，易守难攻。

猫头鹰树

树干中段有个大洞，那是一只夜间出没的灰林鸮的巢穴。据说，远古时代有一名雷族学徒模仿这种猛禽学会了夜间狩猎的秘技。

巨悬铃树

巨悬铃树的每一根树枝都粗壮结实，年轻的学徒们在这里学习爬树技巧，他们总爱比拼谁能爬得更高。

太阳石

一个晒太阳的好去处。擦亮眼睛看，石缝间有许多奔走的猎物！为争夺这块光滑岩石的所有权，雷、河两族征战不休。

松林

当心两脚兽的食树兽！它们走动起来地动山摇，走过的地方还会留下深深的脏水沟。

沙坑

一个树木环绕的训练场，这里的地面较软，有助于避免武士学徒们在练习各种动作时弄伤自己。

蛇岩

当心有毒的蝰蛇！这里的岩穴为许多危险生物提供了栖身之所，例如狐狸、獾，甚至还包括恶狗。

亲爱的小两脚兽们，快去**森林地图**里找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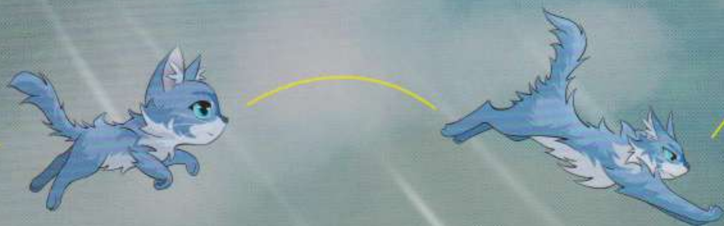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0

邮发代号：80-403

下集预告

河族入侵，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在雷族领地爆发！众武士英勇奋战，雷族大获全胜，蓝爪却对无休无止的战争百思不解。外出狩猎途中，追寻兔子却不料引来狐狸，蓝爪决定勇敢面对。而此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根被劈落的树枝坠落在地……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

ISBN 978-7-5148-8583-5



定价：15.00 元